

新 中 學 文 庫
晚 明 小 品 文 選

第 一 冊

朱 劍 心 選 註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中學國文補充讀本

第一集

晚明小品文選

第一冊

朱劍心選註



主編者

王雲五 丁毅音 張寄岫



商務印書館發行

敘例

明自神宗萬曆迄於思宗崇禎之末，凡七十年，謂之晚明。此七十年間，政治腐敗，學術庸闇，獨文學矯王李摹擬塗飾之病，發抒性靈，大放異彩。袁小修中郎先生全集敘曰：「自宋元以來，詩文蕪爛，鄙俚雜沓；本朝諸君子出而矯之，文準秦漢，詩則盛唐，人始知有古法。及其後也，剽竊雷同，如贗鼎偽觚，徒取形似，無關神骨。先生出而振之，甫乃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一洗應酬格套之習，而詩文之精光始出。如名卉爲寒氛所勒，索然枯槁，而杲日一照，競皆鮮數；如流泉壅閉，日歸腐敗，而一日疏淪波瀾，掀舞淋漓秀潤。至於今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靈無涯，搜之愈出，相與各呈其奇而互窮其變；然後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於楮墨之間，卽方圓黑白相反，純疵錯出，而皆各有所長以垂之不朽。」此言中郎開創之功，及風被之廣，至爲明晰。其時公安三袁而外，四明則屠赤水，臨川則湯若士，侯官則曹能始，長洲則陳明卿，嘉定則李長蘅，山陰則徐文長，王季重，張宗子，華亭則張侗初，黃貞父，陳眉公，竟陵則鍾伯敬，譚友夏……無慮數十百家。陳眉公所云：「皆芽甲一新，精彩八面，有法外法，味外



味韻外韻，麗典新聲，絡繹奔會，似亦隆萬以來氣候秀擢之一會也。至諸家選輯之書，則有陸雲龍之皇明十六家小品，明文奇艷，鄭超宗之媚幽閣文娛，衛永叔之冰雪攜枕中祕，鍾伯敬之祕笈十五種，陳眉公之寶顏堂祕笈……亦不下數十百種。李清心所云：「今天下選手林立，同昧其本，競談其末，貪於近遺遠，溺於小忘大，往往絕長以爲短，續短以爲長，歧道多怪，辟諸須舟，造島射虎者向淵。修習蚊蚋，而不志龍象。此達人所以抱髀仰天而笑者也。」誠哉言乎！其時俗之鍼砭與！

嘗論選輯之事，雖若無足重輕；實則非才學識三者兼具，不能勝任。才繫於情，學關乎素，而識寓諸斷。才情缺乏，便不能與古人之心相印；則古人雖有千回百折，迴腸盪氣之作，而視若無覩。學養未深，便不能與古人之見相契；則古人雖有千古隻眼，悠然會心之論，而棄之如遺。識鑒不精，則胸中茫昧，闇然無主；古人著作如林，自不免瑕瑜互見，抉擇未能，何以詔人！而三者之外，尤須有個性存焉。昔人謂善抄掇者，可以成創作，如司馬之通鑑，袁樞之本末是也。余以爲精選輯者，亦可以成一家言。何也？鍾伯敬曰：「精於選者，作者之功臣也。」又曰：「刪選之力，能使作者與讀者之精神心目，爲之潛移而不知然。」如昭明之文選，惜抱之類纂，雖功罪難言，然得不謂爲一家言，可乎？

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至於選輯，則爲己之意少，而爲人之處多。一己之快心，不欲私之而公於人，則其間有不能不審慎者矣。夫物有偏嗜，芟痂成癖，我之所好，未必爲人之所欲；則才識不同，學養有間故也。又吾人平日諷誦涉覽，皆以爲己，略得大意固可，不求甚解亦可。今旣爲人矣，則不僅抉擇去取，以爲己盡選者之能事矣；尤須詳加詮釋，務使讀者披卷無礙，問心有會，方不負「爲人」之義。是本書之所由作也。

至或以爲玩世適志，病其頹廢，則猶未明小品之真諦耳。鄭超宗曰：「夫人情喜新厭故，喜慧厭拙，率爲其常。而新與慧之中，何必非至道所寓？晏子東方生以諧戲行其譎諫，誰謂其功在碎首剖心之下？文以適情，未有情不至而文至者。俠客忠臣，騷人逸士，皆能快其臆而顯據之，故能談歡笑并語怨泣借。彼有隱約含之不易見者，進則爲聖爲佛，退則一頑鈍者之不及情而已。吾以爲文不足供人愛玩，則六經之外俱可燒。六經者，桑麻菽粟之可衣可食也。文者，奇葩文翼之怡人耳目，悅人性情也。若使不期美好，則天地產衣食生民之物足矣；彼怡悅人者，則何益而並育之？以爲人不得衣食不生，不得怡悅則生亦槁，故兩者衡立而不偏絀。然六經不可加，而諸文可加，猶花鳥非必日用不離，而但

取怡悅，不無今昔開落之異。若以代開代落之物，必勿許薦新而去陳，則亦幽滯者之大惑已。」是本書之作，可無煩衛道者之杞憂乎！

抄掇既竟，則按其體裁，別爲五類。凡選文一百五十有九，作家五十有四。其選注之例，可得而言者，則分條敘明於下：

一 張宗子與毅儒書云：「見示明詩存，博蒐精選，具見心力。但窺吾弟之意，存人爲急，存詩次之。故存人者，詩多不佳，存詩者，人多不備。簡閱此集，大約是明「人」存，非明「詩」存也。愚意只以詩品爲主：詩不佳，雖有名者亦刪；詩果佳，雖無名者不廢。」本書竊取此意，故所選無名之作家爲多，而六則無不精妙也。

二 選文始於昭明；惟其分體碎雜，貽譏通人。惜抱類纂，庶乎近之；然遺經史而別贈序，猶不免曾氏之誚。本書限於小品，凡館閣廟堂之文，若詔令，章奏，碑碣，一律不選。又本書以散文爲主，凡駢儷有韻之文，若頌贊，箴銘，辭賦，亦隻字不登。故僅別爲論說，序跋，記傳，書簡，日記五類。而日記則古未有入選也。

三 論說類，合議論與說解而言。取其精警透闢，出自胸臆，著墨不多，而涵義至深者。其有雜錄隨筆之性屬論說者，亦錄之。凡選文一十篇。

四 序跋類，凡小引、題詞、書後，皆屬之。以闡幽發微，題於無名作家之詩文雜集著爲多。吳伯裔牆東詩自記一篇，其實序也，亦屬之。凡選文三十九篇。又題畫八篇，別標一目，而列於後，合四十七篇。

五 記傳類，又分三目：一、遊記，記山水遊覽，光景流連之事，凡選文二十九篇。二、雜記，記園亭、室廬、怡情、適性、博物、識小之事，凡選文一十五篇。三、傳記，記市井鄉曲見聞所有之人——凡名公鉅卿，彪炳史冊者；荒誕宵邈，迹近神怪者，生死纏綿，落神奇窠臼者；不錄——凡選文五篇。丘兆麟擬秦始皇坑儒，雖筆涉遊戲，而義存諷刺，性則史也，錄之。楊廷楨自狀文，亦傳記之屬，錄之。鍾惺斷香銘，張岱自爲墓志銘，質同傳記，屬之。合九篇。總五十三篇。

六 書簡類，書簡爲親友贈答、言情、述事、寫景、論學最妙之具。隨意揮灑，同於晤對；率真爲尙，無取矜矯。凡選文四十七篇。

七 日記類，日記爲個人生活之實錄，或寥寥片語，或洋洋千言，其中有言情、述事、寫景論學，同

於書簡，只少贈答之人耳。茲選浦昉君遊明聖湖日記及華桐流衲木拂甲行日注兩篇。一寫湖山之美，興會之佳；一述亡國之痛，行脚之苦。讀者披卷之餘，或亦憬然有悟乎？

八 本書注釋，力求簡明。然一字之疑，必探其本；一句之晦，必竟其源。間有考檢不獲，則注明「未詳」二字。又每篇段落句讀，尤爲審慎將事。甚有端坐諷誦，至再至三，然後敢下筆者。原本譌字，亦無不校正。郢書燕說，庶幾或免。雖然，松之往矣，孝標不再，博識異聞，非所能詳；淺陋之誚，又烏敢辭！

九 作家傳略，以每類重出至多，故篇中不復注明，彙錄編末。採輯書目，亦附於後。一以使讀者得知人論世之識，一則俾讀者知本書淵源所自。一字非欺，讀者鑒之。

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劍心識於湖上息游小寓。

目錄

卷一 論說雜文

論文上

論文下

倪雲林畫論

英雄氣短說

幻女說

賞心樂事五則

閑賞十六則

目錄

(以上說)

(以上論)

袁宗道

袁宗道

吳從先

周銓

黎遂球

吳從先

衛泳

卷二 序跋之一序

作客苦樂

書遊山豪爽語

烈豆

(以上雜文)

陳元素

袁中道

鄭二陽

徐渭

徐渭

湯顯祖

袁宏道

袁宏道

袁中道

袁中道

抄小集自序

葉子肅詩序

合奇序

敍陳正甫會心集

敍竹林集

中郎先生全集序

殷生當歌集小序

陳無異寄生篇序

錢伯庸文序

丘生稿序

蜀中名勝記序

秋尋草自序

秋閨夢戍詩序

荷蓀言序

先進舊聞序

王宇皆集序

昭華瑄序

冒宗起詩草序

文娛序

袁中道

曹學佺

曹學佺

鍾惺

譚元春

譚元春

高攀龍

周宗建

陳仁錫

陳仁錫

陳仁錫

唐顯悅

題閒情小品序

西湖談藝序

屠田叔笑詞序

閑居百詠序

倪雲林集序

文娛序

陶庵夢憶自序

西湖夢尋序

寓山注小序

華淑

張鼎

王思任

王思任

陳繼儒

陳繼儒

張岱

張岱

祁彪佳

卷二 序跋之二引，題詞，跋，書後，

自記。

姚元素黃山記引

黃汝亨

偶語小引

黃汝亨

凌士重小草引

沈守正

期山草小引

(以上引)

譚元春

碧雲篇題詞

魏大中

花史題詞

(以上題詞)

陳繼儒

花史跋

陳繼儒

葉君節秋懷詩跋

(以上跋)

曹學佺

書草玄堂稿後

徐渭

自題詩後

(以上書後)

鍾惺

牆東詩自記

(以上自記)

吳伯裔

卷四 序跋之三 題畫

西湖臥遊圖題跋四則

李流芳

江南臥遊冊題詞四則

李流芳

題畫一則

李流芳

題畫冊一

李流芳

題畫冊二

李流芳

跋盆蘭卷

李流芳

題李流芳畫冊五則

文震孟

書李山人畫冊

李陳玉

卷五 記傳之一 遊記

湖上小記十則

張京元

遊虎丘小記

李流芳

西湖一

袁宏道

遊石湖小記

李流芳

西湖二

袁宏道

遊虎山橋小記

李流芳

孤山

袁宏道

遊玉山小記

李流芳

飛來峯

袁宏道

遊西山小記

李流芳

靈隱

袁宏道

遊武林湖山記

王士性

煙霞石屋

袁宏道

湖山小記

蕭士瑋

蓮花洞

袁宏道

遊敬亭山記

王思任

天目一

袁宏道

剡溪

王思任

天目二

袁宏道

初遊烏龍潭記

譚元春

天池

袁宏道

再遊烏龍潭記

譚元春

虎丘

袁宏道

三遊烏龍潭記

譚元春

記遊

湖光山色記

西湖七月半

湖心亭小記

艾園志遊

卷六 記傳之二 雜記

硯北樓記

爽籟亭記

烏有園記

偶園記

題王甥尹玉夢花樓

目錄

陳仁錫

英承科

張岱

張岱

梁雲構

袁中道

袁中道

劉士龍

康范生

張鼎

避風巖記

浮梅檻記

汾湖石記

琉璃盞雙紅魚記

淨業寺觀水記

山居鬪雞記

雁蕩龍湫記

杵蔥堂記

記夢

記蘭四則

卷七 記傳之三 傳記，自狀，墓志

張明弼

黃汝亨

葉小鸞

黎遂球

王心一

袁宏道

傅宗龍

翁吉燭

李應昇

金俊明

五

擬秦始皇坑儒

丘兆麟

與兩畫師

徐渭

拙效傳

袁宏道

答李惟寅

屠隆

回君傳

袁中道

在京與友人

屠隆

白雲先生傳

鍾惺

歸田與友人

屠隆

黃山人小傳

朱國禎

答岳石帆

湯顯祖

五異人傳

(以上傳記)

張岱

與岳石帆

湯顯祖

自狀文

(以上自狀)

楊廷楨

復吳用修

黃汝亨

斷香銘

鍾惺

與吳子野

黃汝亨

自為墓志銘

(以上墓志)

張岱

劉都諫

袁宗道

卷八 書簡

黃司業毅庵

袁宗道

陶編修石簣

袁宗道

與馬策之

徐渭

答友人

袁宗道

又

寄三弟

丘長孺

毛太初

蘭澤雲澤叔

楊安福

沈博士

答人

王以明

李子髯

劉子威

聶化南

目錄

袁宗道

袁宗道

袁宏道

袁宏道

袁宏道

袁宏道

袁宏道

袁宏道

袁宏道

袁宏道

袁宏道

袁宏道

蘭澤雲澤兩叔

與沈伯函水部

答謝在杭司理

答王百穀

答梅客生

寄四五弟

寄八舅

寄祁年

寄六姪

寄夏道甫

答夏道甫

寄許裕州倫所

袁宏道

袁宏道

袁宏道

袁宏道

袁宏道

袁中道

袁中道

袁中道

袁中道

袁中道

袁中道

袁中道

答秦中羅解元

與王閑仲

答項楚東

與屠赤水使君

答張上馬毅仲

與王元美

與山陰王靜觀

與徐念儒

第後東劉德升諸兄弟

與姜箴勝門人

袁宗道

陳繼儒

陳繼儒

陳繼儒

陳繼儒

陳繼儒

沈承

萬時華

周順昌

張鼎

遊明聖湖日記

甲行日注

卷十 附錄

作家傳略

採輯書目

浦枋君

木拂

卷九 日記

晚明小品選注

卷一 論說雜文

論文上

袁宗道

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展轉隔礙，雖寫得暢顯，已恐不如口舌矣，況能如心之所存乎？故孔子論文曰：「辭達而已。」達不達，文不文之辨也。唐虞三代之文，無不達者。今人讀古書不即通曉，輒謂古文奇奧，今人下筆不宜平易。夫時有古今，語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詫爲奇字奧句，安知非古之街談巷語耶？方言⊖謂楚人稱「知」曰「黨」，稱「慧」曰「譎」，稱「跳」

曰「斲」稱「取」曰「挺」。余生長楚國，未聞此言，今語異古，此亦一證。故史記③五帝三王紀，改古語從今字者甚多：「疇」改爲「誰」，「俾」爲「使」，「格姦」爲「至姦」，「厥田厥賦」爲「其田其賦」……不可勝記。左氏去古不遠，然傳中字句未嘗肖書④也；司馬去左亦不遠，然史記句子亦未嘗肖左也。至於今日，逆數前漢，不知幾千年遠矣。自司馬不能同於左氏，而今日乃欲兼同左馬，不亦謬乎！中間歷晉唐，經宋元，文士非乏，未有公然擗摺⑤古文，奄⑥爲己有者。昌黎好奇，偶一爲之，如毛穎等傳⑦，一時戲劇，他文不然也。空同⑧不知，篇篇模擬，亦謂反正。⑨後之文人，遂視爲定例，尊若令甲⑩。凡有一語不肖古者，卽大怒，罵爲野路惡道。不知空同模擬，自一人創之，猶不甚可厭；迨其後，以一傳百，以訛益訛，愈趨愈下，不足觀矣。且空同諸文，尙多己意，紀事述情，往往逼真；其尤可取者，地名官銜，俱用時制。今卻嫌時制不文，取

奏漢名銜以文之，^①觀者若不檢一統志，^②幾不識爲何鄉貫矣。且文之佳惡，不在地名官銜也。司馬遷之文，其佳處在敘事如畫，議論超越；而近說乃云：西京^③以還，封建宮殿，官師郡邑，其名不雅馴，^④雖子長復出，不能成史。——則子長佳處，彼尙未夢見也；而況能肖子長也乎？或曰：信如子言，古不必學耶？余曰：古文貴達，學達卽所謂學古也。學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今之圓領方袍，所以學古人之綴葉蔽皮也；今之五味煎熬，所以學古人之茹毛飲血^⑤也。何也？古人之意，期於飽口腹，蔽形體；今人之意，亦期於飽口腹，蔽形體，未嘗異也。彼摘古字句入己著作者，是無異綴皮葉於衣袂之中，投毛血於穀核之內也。大抵古人之文，專期於「達」，而今人之文，專期於「不達」；以「不達」學「達」，是可謂學古者乎？

①陳澧東塾讀書記：「時有古今，猶地有東西南北，相隔遠則言語不通矣。地遠則有翻譯，時遠

則有訓詁；有翻譯則能使別國如鄉鄰，有訓詁則能使古今如旦暮。」可供參證。②方言，凡十三卷，舊題漢揚雄撰。然漢志不載，雄本傳亦不言其著有此書；宋洪邁頗疑爲僞記。其書卽一名一物，詳其言語之異同，訓詁家多資以考證古義。如孫炎之注爾雅，杜預之注左傳，已援引之，其爲漢人所著書，蓋無疑也。③史記，漢司馬遷撰。起黃帝，迄漢武，凡百三十卷。④左，謂左丘明，作春秋左氏傳書，謂尙書。⑤擗摭，拉雜摘取之也。劉克莊題跋：「耆卿有教坊丁大使，意態美成，頗儉古句。溫李諸人，困於擗摭。」⑥奄，覆也。詩：「奄有四方。」⑦昌黎，謂韓愈。毛穎，謂筆也。韓愈戲爲作傳，頗襲古語。⑧空同，謂李夢陽，明慶陽人。工詩古文，以復古自命，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與何景明，徐禎卿，邊貢，康海，王九思，王廷相號稱七子。⑨反正，謂反之於正，蓋模擬復古爲正也。⑩令甲，漢書：「詔曰：令甲，死者不可復生。」注：令有先後，故漢書有令甲，令乙，令丙，若今之第一，第二，第三篇也。⑪章學誠文史通義文理篇：「明人初承宋元之遺，粗存規矩。至嘉靖隆慶之間，晦蒙否塞，而文幾絕矣。歸震川氏，生於是時，力不能抗王李之徒，而心知其非，故斥鳳洲以爲庸妄；謂其創爲秦漢僞體，至併官名地名而改用古稱，使人不辨作何許語，故直

斥之曰文理不通，非妄言也。」按王李謂王世貞（鳳洲）李攀龍（滄溟）其識又在夢陽之下矣。①一統志，紀輿地之名，元明以來，歷代有之。②西京，指西漢。東漢光武都洛陽，故以長安爲西京。③雅馴，謂溫文不粗俗也。史記：「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④茹毛飲血，謂上古飲食之道未備，但獵取禽獸而生食之也。禮：「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

論文下

袁宗道

熱香者，沈則沈煙，檀則檀氣，①何也？其性異也。奏樂者，鐘不藉鼓響，鼓不假鐘音，何也？其器殊也。文章亦然：有一派學問，則釀出一種意見；有一種意見，則創出一般言語；無意見則虛浮，虛浮則雷同②矣。故大喜者必絕倒，③大哀者必號痛，大怒者必叫吼動地，髮上指冠。④惟戲場中人，心中本無可喜事，而欲強笑；亦無可哀事，而欲強哭；其勢不得不假借模擬耳。

今之文士，浮浮泛泛，原不曾的然做一項學問；叩其胸中，亦茫然不曾具一絲意見；徒見古人有立言不朽^⑤之說，又見前輩有能詩能文之名，亦欲搦管伸紙，入此行市，連篇累牘，圖人稱揚。夫以茫昧之胸，而妄意鴻鈺之裁，自非行乞左馬之側，募緣殘溺，盜竊遺矢，^⑥安能寫滿卷帙乎？試將諸公一編，抹去古語陳句，幾不免於曳白^⑦矣。其可媿如此；而又號於人曰：引古詞，傳今事，謂之屬文。然則二典三謨，^⑧非天下至文乎？而其所引果何代之詞乎？

余少時喜讀滄溟鳳洲^⑨二先生集。二集佳處，固不可掩；其持論大謬，迷誤後學，有不容不辨者。滄溟贈王序，謂：「視古修詞，寧失諸理。」^⑩夫孔子所云辭達者，正達此理耳；無理，則所達爲何物乎？無論典謨語孟，卽諸子百氏，誰非談理者；道家則明清淨之理，法家則明賞罰之理，陰陽家則述鬼神之理，墨家則揭儉慈之理，農家則敍耕桑之理，兵家則列奇正變化之理；漢唐宋諸名

家，如董，賈，韓，柳，歐，蘇，曾，王諸公，^①及國朝陽明荆川，^②皆理充於腹而文隨之。彼何所見乃強賴古人失理耶？鳳洲藝苑卮言，不可具駁；其贈李序曰：「六經固理藪已盡，不復措語矣。」^③滄溟強賴古人無理，而鳳洲則不許今人有理，何說乎！此一時遁辭，^④聊以解一二識者模擬之嘲，^⑤而不知流毒後學，使人狂醉，至於今不可解喻也。然其病源，則不在模擬，而在無識。若使胸中的有所見，苟塞於中，將墨不暇研，筆不暇揮，兔起鶻落，^⑥猶恐或逸；況有閒力暇晷，引用古人詞句乎？故學者誠能從學生理，從理生文，雖驅之使模，不可得矣。

①沈煙，謂沈香：取各種香木，先斷其根，以其材浸水多年，皮榦朽腐，而木心與枝節不壞，質堅色黑，在水而沈者，皆謂之沈香。燕之香氣甚烈，爲香料中著名之品。檀氣，謂檀香；常綠灌木，產廣東雲南等處。其木堅重清香，以爲香料藥材。②雷同，謂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禮：「毋勦說，毋雷同。」③絕倒，謂大笑也。歸田錄：「往往哄堂絕倒，自謂一時盛事。」④髮上指冠，盛怒

之狀。史記蘭相如傳：「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
⑤立言不朽，左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

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⑥募，募集緣因緣；假借依託也。殘溺，遺矢，便屎也。溺，

音鳥去聲。史記：「洩溺其中。」矢，屎本字。左傳：「殺而埋之馬矢之中。」
⑦曳白，唐天寶二載，

判入等者六十四人，以張奭為第一。帝御花萼樓覆寶，奭持紙筆終日，筆不下，人謂之曳白。
⑧

二典：堯典，舜典。三謨，實只二謨：大禹謨，皋陶謨。並尚書篇名。
⑨滄溟，李攀龍字，歷城人，嘉靖進

士，文多佞屈聱牙。鳳洲，王世貞字，太倉人，官至刑部尚書。詩文與攀龍齊名。并謝榛，宗臣，梁有譽，

徐中行，吳國倫號後七子。
⑩謂側重藻飾，寧使道理欠缺。所謂言之無物，以辭害意。
⑪董仲

舒，賈誼，漢；韓愈，柳宗元，唐；歐陽修，蘇洵，軾，轍，曾鞏，王安石，宋。
⑫陽明，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弘

治進士。正德時，巡撫南贛，平宸濠之亂。卒贈新建侯，謚文成。嘗築室陽明洞中，世稱陽明先生。其

學以良知良能為主，集宋明理學之大成。荆川，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嘉靖進士。學問淵博，留心

經濟，自天文，地理，樂律，兵法，以至勾股，壬奇之術，無不精研。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淮陽。天啓中，

追謚文襄。學者稱荆川先生。
⑬謂六經集理已盡，今人不必再有所述。
⑭遁辭，理屈辭窮，別

出一說，以避駁詰，謂之遁辭。孟子：「遁辭，知其所窮。」
雄傳：「雄方草太玄，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
已落，言其捷也。郝經詩：「兔起復鶻落，雲行溪水流。」
⑤解嘲，自爲解釋，以免嘲笑也。漢書揚

倪雲林 ① 畫論

吳從先

畫一藝耳。然品既不同，情亦殊致，則係之其人矣。

雲林之時，以畫名家者，富春則黃公望，② 林平則王叔明，③ 武塘則吳仲圭，④ 而雲林最後出，從公望遊，遂寄興山水間，然不爲蠻蠻疊嶂欽崿詭怪之狀。盈尺林亭，瘦風疎雨，朗樹兩三條，修竹十數竿，茅屋獨處，曠石兩層，意興畢於此矣。然雲煙爛漫之致，瀟爽不羣之態，意色不遠，平淡不奇，遂定名於三家之上。

雖然，雲林竟以畫累之矣。人固有以畫重者，而畫亦有以人重者。畫以託

意，意以傳神。山水之趣，不爲筆墨而飛，筆墨之間，偶緣山水而合。以此思畫，畫可爲也。

雲林當勝國^⑤之季，栖隱吳門，不求聞達。^⑥樓藏異琛，^⑦架藏異書。胡人登其樓，驚拜而退；揭斯^⑧探其架，長歎而歸。龔等龍宮，帙散孔壁，古今之至人，文人之領袖也；而徒以畫名也！

士誠崛起，麋鹿吳宮，^⑨雲林浩然發桴海之歎。^⑩而士誠幕羅，多方不屈，窮辱頻加。脫百萬於敵，^⑪捋虎鬚於牙吻。而青山無恙，白骨不淄，斯又昂藏烈丈夫也。

雲林自有逸於千百世之上，風於千百世之下者在。而徒以畫也，則垂^⑫巧當以官廢，右軍^⑬風流當以官掩，而壽亭^⑭忠義當與此刀並蠹矣。惟不局於畫，則竹之矢，書之法，關之刀，不磨於天壤，而卒無意於天壤也。造化自有以

雄之者，而豈爲此拘拘也。不以畫求雲林，而雲林亦在也。以畫求雲林者，目中無人，宇宙無人，天地直一幀耳。此雲林之心，超出於三家者。是雲林之不以畫累者也。

①倪雲林名瓚，詳下陳繼儒倪雲林集序。

②黃公望，元常熟人。本姓陸，嗣於永嘉黃氏。字子久，

號一峯，又號大癡道人。隱於富春。善畫山水，與王蒙、吳鎮、倪瓚爲元末四大家。

③王蒙，元吳興

人，字叔明，號黃鶴山樵。趙子昂之外孫也。蒙得外氏法，善畫山水。明洪武時，以事下獄死。

④吳

鎮，元嘉興人。字仲圭，號梅花道人。善畫山水花竹。爲人孤潔，投以佳紙筆，則欣然就允。若臨以權

勢，則不應也。

⑤勝國，所滅之國也。周禮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此指元朝。

⑥

諸葛亮出師表：「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

⑦琛，珍寶也。

⑧揭斯，亦指胡人。

⑨張士誠起兵秦州，後據有吳中。史記：「臣聞子胥諫吳王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台也。」謂

宮室丘墟也。

⑩桴海，論語：「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

⑪敝屣，孟子：「猶棄敝屣也。」

⑫垂，黃帝時巧人名。又，唐虞共工名。

⑬右軍，謂晉王羲之。

⑭壽亭，謂關羽，羽曾拜壽亭侯。

英雄氣短說

周銓

或者曰：兒女情深，英雄氣短，以言乎情，不可恃也。情溺則氣損，氣損則英雄之分亦虧。故夫人溺情不返，有至大殺而無餘甚矣。情之不可恃，有如是也！

周子曰：非也。夫天下無大存者，必不能大割；有大忘者，其始必有大不忍；故天下一情所聚也。情之所在，一往輒深，移以事君，事君忠；以交友，交友信；以處事，處事深。故國風許人好色，①易稱歸妹見天地之心，②凡所謂情，政非一節之稱也，通於人道之大，發端兒女之間。古未有不深於情，能大其英雄之氣者。以項王喑啞叱咤，爲漢軍所窘，則夜起帳中，慷慨爲詩，與美人倚歌而和，泣數行下。③漢高、雄才謾罵，呼大將如小兒，及威加海內，病臥牀席，召戚夫與泣曰：「若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數闋，一慟欲絕。④嗟夫！此其氣力絕人，皆有拔山跨海之概，乃亦不能不失聲兒女子之一顛！⑤他若如姬於魏信陵，

④夷光於范少伯，⑤卓文君於司馬相如，⑥數君子者皆飄飄有凌雲之致。乃一笑功成，五湖風月；與後之自著犢鼻，與庸保雜作，滌器於市，前後相映。嗚呼！情之移人，一至是哉！余故謂惟兒女情深，乃不爲英雄氣短。嘗觀古來能讀書善文章者，其始皆有不屑之事，後乃有不測之功。觸白刃，死患難，一旦乘時大作，義不返顧，是豈所置之殊乎？竭情以往，亦舉此以措云爾。余故曰：天下有大割者，必有所大存，蓋不係於一節而言也。乃後世有擁阿嬌，思貯金屋，⑦曰：「吾情也。」噫！烏足語此！

①史記屈原傳：「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

②歸妹，易卦名。彖曰：「歸妹，天地之

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

③項籍有美人名虞，常幸從，籍困於垓下，爲詩曰：「虞兮虞

兮奈若何！」云云。見史記。

④戚夫人，漢高祖之寵姬，生趙王如意，欲廢太子，立如意，未成，高祖

爲楚歌以示意。見史記。

⑤顛，音蹙，憂愁不樂之狀也，猶俗言皺眉。

⑥信陵君，魏昭王之少子，

名無忌。女姬，王之寵姬。姬父爲人所殺，資之三年，欲求報其父讎，莫能得。姬爲信陵泣，信陵使客斬其讎頭以進，姬甚德之。後秦攻趙，信陵藉姬力，竊兵符奪晉鄙軍救趙。見史記信陵君傳。⑦

夷光，越之美女，蓋指西施。范少伯（蠡）進西施於吳。吳亡，西施復歸范蠡，從遊五湖。⑧卓文君，蜀富翁卓王孫女。新寡，奔司馬相如，家貧無以自存，設酒肆臨邛，相如著犢鼻褌滌器於市，而文君當壚貰酒。見漢書。⑨阿嬌，漢武帝陳皇后也。漢武故事：武帝爲太子時，長公主欲以女配帝，問曰：「得阿嬌好否？」帝曰：「若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

幻女說

黎遂球

南方海外之國，多幻術，師能使鬼爲執燭茗供客，客徒見燭茗出入。有孔氏子者，往從學之，則曰：「且留爲我女壻，當以法授。」於是見女夜與之處，美而豔。亟欲就之，輒展轉牀蓆間，如隔牆壁，與語則在。索燭照之，婉孌豐澤，來就人也；撫而摟之，又不可近。凡數夕，無如之何。孔氏子亦美而豔，女心動，悅之，則

曰：「蓆間有紅縷一線，盍取而去之！」去之，乃遂得接合，爲夫婦甚歡。師知而將殺之；其女以告，使亟去。且曰：「幸以手執一雄雞，頂一鐵釜，行山谷間；劍有飛到，得雞若手指血，可厭而返也。」對曰：「若此，贅我何爲？」女曰：「以子美，我故私而就子。其他或來與處，相狎暱，久不得接，彼將神蕩魂離，以至於死。死則師令我裸裎招之，故能役之執燭茗以事客。以是爲贅耳。」乃決去。於是相與訣別，甚悲。女曰：「無爲思我，我固老且甚醜也。」因脫其面若蟬蛇蛻然，則且穉惡殊甚。孔氏子如其法，得出以免。或以語黎子，黎子曰：「固然。夫色之美者，皆能役人；然而固未嘗美也。」

賞心樂事五則

吳從先

一

凡遊戲結伴，有一不韻，尙令煙霞變色，花鳥短致；況高齋祕閣間乎？必心

千秋而不迂者，冥心而不妄解者，破寂寥者，譚鋒健而甘枯坐者，氤氳不噴噪者，不顛倒古今而浪駁者，奏調若合者，或師之，或友之，皆吾徒也。若夫大驚小怪，非魘噬則陰蝕，不類而分之座，①縹緗覺有愁目②也。觸邪之豸，③指佞之草，④卽在鄴架矣。⑤華歆之見割，⑥豈無謂哉？然或嶽嵒歷落，⑦吻合在耳目之外，譬書日中之有稗官，⑧另當置之別論。

①句謂非同類之人而列之同座也。

②縹緗，隋書經籍志：

「魏祕書監荀勖，分爲四部，總括羣

書，盛以縹囊，書用緗青。」句謂即使裝潢美麗，而視之不快也。以喻人非其類，晤對終不快也。

③觸邪豸，晉書輿服志：「法冠或謂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觸邪佞。」

④指佞草，博物志：「堯

時有屈軼草，生於庭，佞人入朝，則屈而指之，又名指佞草。」

⑤鄴架，唐李泌封鄴侯，家富藏書，

故人稱藏書之處爲鄴架，韓愈詩：「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

⑥華歆見割，世說：「管寧華

歆常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⑧稗

官，本小官之義，後以爲小說之稱。漢書：「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

二

讀史宜映雪，以瑩玄鑑。讀子宜伴月，以寄遠神。讀佛書宜對美人，以挽墮空。讀山海經，①水經，②叢書，③小史，④宜倚疎花瘦竹，冷石寒苔，以收無垠之游，而約縹緲之論。讀忠烈傳，宜吹笙鼓瑟以揚芳。讀姦佞論，宜擊劍捉酒以銷憤。讀騷宜空山悲號，可以驚壑。讀賦宜縱水狂呼，可以旋風。讀詩詞，宜歌童按拍。讀神鬼雜錄，宜燒燭破幽。他則遇境旣殊，標韻不一。若眉公⑤銷夏辟寒，可喻適志。雖然，何時非散帙之會，何處當掩卷之場？無使叔夜⑥之嬾，託爲口實也。⑦

①山海經，書名，始見於史記，而未言爲何人所作。其所述山水，多參以神怪，蓋小說之類也。②水經，書名，舊題漢桑欽撰。後魏酈道元作注。③叢書，輯錄羣書之謂也。④小史，稗史也。⑤

眉公，陳繼儒字。

⑥叔夜，嵇康字。

⑦口實，猶言話柄。書：「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三

弄風研露，輕舟飛閣。山雨來，溪雲升。美人分香，高士訪竹。鳥幽啼，花冷笑。釣徒帶煙水相邀，老衲問偈，奚奴弄柔翰。試茗，掃落葉，趺坐，散坐，展古蹟，調鸚鵡。乘其興之所適，無使精神太枯。馮開之太史云：「讀書太樂而漫，太苦則澀。」三復斯言，深得我趣。

四

大凡讀短冊，恨其易竭，讀累牘，苦於難竟。讀貶激，則髮欲上衝；①讀軒快，則唾壺盡碎。②讀滂沛而襟撥，讀幽憤而心悲。讀虛無之渺論，而譎誕生，讀拘儒之腐臭，而谷神③死。讀遜照④者，欲盡相以窮神；讀岨嶸⑤者，期妥貼以愜志。讀闕文而思補，讀朦朧而思參。讀寂寞者，非燥吻不開；讀奇藻者，非清華則

靡。故每讀一冊，必配以他部，用以節其枯偏之情，調悲喜憤快而各歸於適，不致輟卷而歎，掩卷而笑矣。

①史記藺相如傳：「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

②晉書：「王敦酒後，輒詠魏武樂府：『老驥伏」

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擊唾壺爲節，壺口盡缺。」

③谷神，老子：「谷神不

死，是爲玄牝。」王弼謂「谷神，谷中空虛之處，谷以之成，而不見其形，老子以喻道妙也。」河上

公謂「谷，養也；神，五臟之神。人能養神則不死。」

④遜，同遁，隱匿也；照，光也。遜照，謂藏輝避影

也。⑤岨嶇，山高下不平也，以喻文之齟齬也。

五

齋欲深，檻欲曲，樹欲疏，蘿薜欲青垂。几席欄干，窗竇欲淨澈如秋水。榻上欲有煙雲氣，墨池筆牀，欲時泛花香。讀書得此護持，萬卷盡生歡喜，鄉嬛仙洞，不足羨矣。

① 嫫媿，天帝藏書處。亦作瑯嬛。瑯嬛記：「張華遊於洞宮，遇一人，引至一處，別是天地。每室各有奇書。華歷觀諸室書，皆漢以前事，多所未聞者，如三墳、九丘、禱杙、春秋，亦皆在焉。問其地，曰瑯嬛福地也。」

閑賞 見鍾惺祕笈十五種，及衛泳枕中祕，作者未詳。

春

首四時蘇萬彙者，春也。氣暖則襟韻舒，日遲則煙景媚。百鳥和鳴，千花競發。田峻舉趾於南畝，①遊人聯轡於東郊。風光之豔，遊賞之娛，此爲最矣。

① 田峻，勸農之官也。詩：「饁彼南畝，田峻至喜。」

元旦

元旦，應酬作苦。且閱歲漸深，韶光漸短，添得一番甲子，增得一番感慨。莊子曰：「大塊①勞我以生，」此之謂乎！吾所取者：淑氣臨門，和風拂面；東郊農

事舉趾有期；江梅堤柳，裝點春工；晴雪條風，①消融臘氣。山居之士，負暄而坐，頓覺化日舒長，爲人生一快耳。

①大塊，謂天地也。

②條風，東北風也。見山海經。又通卦驗：「立春，條風至。」

元宵

元宵，豔節也。星月交輝，煙花競麗。其尤佳者：珠翠叢中，香肩影動；綺羅隊裏，笑語聲來。昔人云：「收天下春，歸之肺腑，」吾於元宵亦云。

花朝

花朝，二月十五日也。①今不甚舉行，古亦無此說，蓋後人以意創之。②此際東風習習，黃鳥關關；紅紫滿園，芳菲極目。聯轡徐行，席地小酌，亦佳賞也。

①花朝，卽俗傳之百花生日。唐以二月十五日爲花朝，見提要錄。洛陽風俗，以二月二日爲花朝節，士庶遊玩，又爲挑菜節，見翰墨記。東京以二月十二日爲花朝，爲撲蝶會，見誠齋詩話。所言時

日不同，今以二月十二爲花朝。①風土記：「浙江風俗，言春序正中，百花競放，乃游賞之時。花朝月夕，世所常言。」故曰：以意創之。

清明

清明節，從冬至數至一百五日卽是。前兩日謂之寒食。①園林織錦，堤草鋪茵，水綠沙暄，宇宙清淑。東郊緩步，②澹蕩神怡。

①寒食，荆楚歲時記：「去冬節一百五日，卽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禁火三日。」注：「據曆，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一百六日者。」相傳晉文公焚林求介之推，之推抱木而死。文公哀之，禁人是日舉火，後世始有寒食之俗。按御覽引劉向別錄：「寒食蹋蹴，黃帝所作兵勢也。」是三代前已有寒食之名。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是禁火蓋周之舊制。其以爲之推者，始於桓譚新論，及後漢書周舉傳。②歲華紀麗：「郡人遊賞，散布四郊，謂之踏青。」

夏

溽暑蒸人，如洪爐鑄劍，誰能躍冶。①須得清泉萬派，茂樹千章，古洞含風，

陰崖積雪，空中樓閣，四面青山，鏡裏亭臺，兩行畫鷁，①湘簾竹簟，籐枕石牀，栩栩然蝶歟，周歟，②吾不得而知也。

①躍冶，躍出於大冶之外也。莊子：「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爲鏌鋇。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
②畫鷁，謂舟也。船頭畫鷁，故名。
③莊子：「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蝶也。自喻適志

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

端陽

端陽，一曰端午，一曰天中節。是時赤帝①當權，黃梅應午，角黍蒲觴，②漫酬景物，蘭橈桂楫，笑倚風濤。③茜④羅映榴火以將然，畫扇拂綵綠而並潔。酒酣興發，俯仰千秋，獨醒安在，君其問之水濱。⑤

①赤帝，神名，南方之神曰赤帝。此指日也。

②角黍，風土記：「端午進筒糗，一名角黍。」續齊諧：

「以菰葉裹之如角，故曰角黍。楚俗投汨羅水祀屈原。」蒲觴，荆楚記：「五日以菖蒲或鏤或屑

以泛酒。」即蒲觴也。

③荆楚記：「五日競渡，俗為屈原投汨羅日，故命舟拯之。」

④茜，音倩，

絳色也。

⑤屈原漁父：

「衆人皆醉，而吾獨醒。」獨醒，指屈原也。原卒投江而死，故曰「問之水濱。」

濱。」

伏

伏者何也？金候伏藏之候也。秋為金，金畏火，故遇庚日必伏。①是時朱明

②司令，大地為火宅。吾所取者風亭月榭，環以湖山，籠以竹樹。爐煙裊裊，簾影

重重。遠近荷花，左右圖史。河朔風流，③碧筒佳趣。④陶然一醉，兀然一枕，便是

羲皇上人。⑤

①伏日，事物紀原：「曆忌釋曰：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秋以金代火而畏火，至庚日必伏，故謂之

伏日。」史記正義：「六月三伏之節，起秦德公為之。伏者，隱伏避盛暑也。」又初學記引陰陽

書：「從夏至後第三庚為初伏，四庚為中伏，立秋後初庚為後伏，謂之三伏。」②朱明，爾雅：「夏

爲朱明。」
③河朔風流，魏文帝典略：「劉松袁紹三伏之際，晝夜酣飲，以避一時之暑。故河朔

有避暑飲。」
④碧筒佳趣，段成式酉陽雜俎：「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愨三伏之際，

每率賓僚避暑於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二升，以簪刺葉，令與柄通，屈莖上輪，困如象鼻，傳

噏之，名爲碧筒杯。」
⑤羲皇上人，陶潛文：「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

皇上人。」

秋

金風瑟瑟，紅葉蕭蕭，孤雁排雲，寒蟲泣露，良用淒切。可愛者：雲斂長空，水

澄遠浦，一片冰輪，皎皎碧落。
①間，令人爽然。南樓清嘯，②東籬暢飲，③亦幽人

行樂時也。

①碧落，道家稱天空曰碧落。②南樓清嘯，世說：庾太尉（亮）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吏殷

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適，聞函道中有履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

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
③東籬暢飲，陶潛故事，詳見下

「重陽」註。

七夕

七夕之節，牛女佳期。① 銀河清淺，玉露微茫。② 瓦鵲橋於長空。③ 渡天孫於碧落。閨人乞巧。④ 文士摛詞。⑤ 亦良宵也。

① 七夕佳期，續齊諧記：「桂陽成武丁有仙道，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宮。弟問織女何事渡河，答曰：織女暫詣牽牛。世人至今云織女嫁牽牛也。」
 ② 歲華紀麗：「玉露初下，銀河已橫。」
 ③ 鵲橋，淮南子：「七夕，烏鵲填河成橋，渡織女。」
 ④ 天孫，史記：「織女，天孫也。」
 ⑤ 乞巧，荆楚記：「七夕，婦人結綵縷，穿七孔針，陳瓜果於庭中以乞巧。」
 ⑥ 文士摛詞，唐柳宗元有乞巧文，後世遂效顰爲之。

中秋

銀蟾①皎潔，玉露淒清，四顧人寰，萬里一碧。攜一二良朋，斗酒淋漓，彩毫

縱橫，仰問嫦娥：「悔偷靈藥否？」
②安得青鸞一隻跨之！憑虛遠遊，直入萬頃琉璃中也。

①銀蟾，謂月也。李中思詩：「銀蟾飛出海東頭。」
②李商隱詩：「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按搜神記：「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之以奔月。」

重陽

天高氣肅，露重霜濃。砧杵連乎千家，壺觴接於四座。雁聲嘹唳，蟾影淒清。紅葉點蒼苔，片片殘霞落地；黃花泛綠酒，重重蜀錦當筵。龍山落帽，①東籬採菊，②吾願與陶徵士孟參軍共之。

①龍山落帽，晉書：「孟嘉爲桓溫參軍。九月九日遊龍山，僚佐畢集。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命孫盛作文嘲之。」
②東籬採菊，續晉陽秋：「陶潛嘗九月九日無酒，坐宅邊東籬下菊叢中，摘菊盈把。未幾，望白衣人至，乃王弘送酒也。即便就酌。」

冬

冬雖隆寒逼人；而梅白松青，裝點春色；又或六花飛絮，^①滿地瓊瑤。獸炭
^②生紅，蟻酒^③凝綠。狐裘貂帽，銀燭留賓；龍尾兔毫，彩牋覓句：亦佳事也。至如
 駿馬獵平原，孤舟釣淺瀨，豪華寂寞，各自有致。

^①六花，宋書符瑞志：「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故曰六花。梁昭明太子啓：「彤雲乘四面
 之葉，玉雪開六出之花。」飛絮，晉謝道蘊句：「未若柳絮因風起，」謂雪也。^②獸炭，製炭為獸
 形也。晉書：「羊琇性豪侈，炭屑和作獸形以溫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③蟻酒，蟻酒滓也。言
 酒初熟，滓浮如蟻也。陸游詩：「綠蟻灑灑芳醞熟。」

除夕

是節兒童嬉笑，老幼團圓。爆竹在庭，^①桃符在戶，^②柏酒在壺，^③如天親
^④無故，堦簾^⑤怡怡，亦人生一樂也。^⑥

①爆竹在庭，荆楚歲時記：「山魃犯人則病，獨惡爆竹之聲。」
②桃符在戶，六帖：「正旦造桃符着戶，謂之仙木，百鬼所畏。」
③柏酒在壺，漢官儀：「正旦以柏葉酒上壽。」
④天親，父母也。
⑤壘簾，謂兄弟也。詩：「伯氏吹壘，仲氏吹簾。」壘簾，皆樂器，聲能相和，故以喻兄弟之和睦也。
⑥一樂，孟子：「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霧

匹練抹林，輕綃蔽日。籠樓臺而隱隱，鎖洞壑以重重。潭影難窺，花枝半掩。樹若增密，山若增深，景若增幽，路若增遠。勝概之一助也。

雪

天工翦水，宇宙飄花。品之，有四美焉：落地無聲，靜也；沾衣不染，潔也；高下平鋪，勻也；洞窗輝映，明也。宜長松修竹，老梅片月。怪石峻嶒，深林窈窕。寒江遠浦，斷岸小橋。古刹層巒，疏籬幽逕。老叟披蓑垂釣，騷人跨蹇尋詩。小酌清談，高

樓長嘯。船頭茶竈飄煙，座上黛眉把盞。老僧對坐，韻士閑評。披鶴氅，^①縱步園林；御貂裘，登臨山水。如此景況，何必峨嵋^②千尺。

^①鶴氅，析鳥羽爲裘也。晉書：「王恭清操過人，美姿儀，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嘆曰：此真神仙中人也。」
^②峨嵋，山名，在四川峨嵋縣西南。

作客苦樂

陳元素

行李旣束，僕夫在門；催逋之人，聞出愈集。一二親知，多事贖贈；捉筆作報，十字九誤。兼有惡客，空談乞書。盤餐旣寒，腹以茶張。如絮着棘，不得卽脫。此第一苦。忽爾出門，就舫甘臥，呼酒獨醉，一切暫忘，則一樂也。久客憶家，有人當還，索寫家書，從何下筆。長行暈輩，各盼音問。債家蓄怒，饑腹待飽。支一缺九，零星瑣雜。措語羞澀，誠直防諱。紙帖繽紛，刀糲遞進。眼暗腕脫，屎溺俱忍。此第二苦。緘書付客，若釋重負，拭几滌研，始索茗盞，則一樂也。幸已歸矣，未至百里。至數

十里，乃至城郭。白髮黃口，安否愉怫。寸心如煎，一喜一懼。噉飯不飽，飽復不饑。更畏里門，觀望嘲訕，如蒙大詬，不敢見人。此第三苦。既對家人，差得無恙。塵面未頽，客囊已羞。弔慶紛沓，誅求磨至。戶屨方滿，室謫沸然。爲樂爲苦，吾不能自主矣。至於人情山川，風波盜賊，奴僕驕蹇，種種攻心，居平慣嘗，非必作客。

書遊山豪爽語

袁中道

遊山次有友人云：「先上山時，予向草中熟眠一覺，甚快。」予曰：「公欲以一覺，點綴山景爾，非真睡也。予親見公日未合耳。」其人大笑。予曰：「凡古來醉後弄風作顛者，固有至性；其中亦有以爲豪爽，而欲作如是態者。若阮籍之醉，王無功之飲，天性也。米元章之顛，有欲避之而不能者，故世傳米老辨顛帖。而世乃以其顛爲美，欲效之，過矣。雲林之癖潔，正爲癖潔所苦，彼亦不樂有之。今以癖潔爲美而效之，可嘔也。」

昔有一友人以豪爽自喜，同入西山。時初春，乃裸體跣足，入玉泉山裂帛湖中；人皆詫異之，彼亦沾沾自喜。過數載，予私問之曰：「卿往年跣足入裂帛湖，可稱豪爽。」其人欣然。予再問之曰：「北方初春，冰雪稜稜，入時得無小苦耶？」幸無欺我。」其人曰：「甚苦。至今冷氣入骨，得一脚痛病，尙未痊也。當時自爲豪爽爲之，不知其害若此。」然則世上豪爽事，其不爲裂帛湖中濯足者寡矣。

烈豆

鄭二陽

煮綠豆中往往有煮之不爛者，人皆名爲烈豆，亦曰鐵豆，其名甚佳。夫以猛火沸湯之中，諸豆盡皆糜爛，而此豆獨能堅挺如鐵，完好自若，豪不爲損，真可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焚者矣。稱之曰烈，宜哉。

癸酉蘭秋，^①天中潘覽德氏，挾我雀羅^②而來，相與啗菜根，食新豆湯，偶

言及此，覽德避席③。逡巡：「回憶乙丙之季，區區真不啻一粒之在沸湯也。」予曰：「快哉！所幸有此粒許耳。」每謂世道雖大壞極敝時，定有不敝不壞處，正賴卻尋常耳目赫奕④外，當自有一輩血性漢在。未可謂一片清明世界，遂欲乘鶴軒而頂猴冠者⑤。糜爛壞盡行矣。覽德珍重白玉！庶令天下人自此勿復以皮相⑥舉肥，徒爲有識者竊笑其邾婁莫辨耳⑦。

①蘭秋，梁元帝纂要：「七月亦曰蘭秋。」

②雀羅，漢書：「下邳翟公爲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

外可設雀羅。」句謂破其寂靜之門而來也。③避席，古人布席於地，各專一席以坐，有所敬，則

起立避原位，謂之避席。禮：「孔子蹴然避席而對。」④赫奕，盛美也。何晏賦：「赫奕昭鑠，若日

月之麗天也。」⑤鶴軒，左傳：「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注：「軒，大夫車。」此喻倖得祿位

者。猴冠，史記：「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漢書：「以爲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言雖具

衣冠，非真人也。此亦以喻窺位尸祿之人。⑥皮相，言但觀外貌也。史記：「足下以目皮相，恐失

天下士。」韓詩外傳：「延陵季子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吾當當暑衣裘，君疑取金者乎？』」
延陵季子知其爲賢者，請問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遂去。」⑦邾
婁莫辨，邾婁，卽春秋邾國，戰國時改爲鄒。六書考故：「邾，鄒，同聲之轉也。春秋時邾莒用夷，故邾
謂之邾婁。婁有二音，合閭音爲邾，合婁音爲鄒。」此喻賢不肖莫辨也。

卷二 序跋之一序

抄小集自序

徐渭

山雞自愛其羽，每臨水照影，甚至眩溺死，弗顧。孔雀亦自愛其尾，每棲必先擇置尾處。人取其尾者，挾刃匿叢篁，伺其過，急斷之。少遲，忽一回視，則金翠光色盡殞。此豈其靳惜①之意專，致通於神，故人不能奪其所愛，而必還之於既去耶？此其於麝抉臍②，蛇剖珠③，又稍殊異矣。

余夙學爲古文詞，晚被少保胡公檄作鹿表④，已乃百辭而百縻，往來幕中者五年。卒以此無聊，變起閨閣，遂下獄⑤。諸所戀悉捐矣，而猶購錄其餘稿於散亡，并所嘗代公若⑥人者，詩若文，爲篇者若干。蓋所謂死且勿顧，奪其所

愛而還之於既去，於孔雀山雞何異耶？

昌黎爲時宰，作賀白龜表，詞近譎附；及諫佛骨則直⑦。處地然耳；人其可
以概視哉？故余不掩其所代於公於人者。雖然，自妄羽之而復自妄尾之，安能
保人之必羽之而必尾之耶？誠如是，則吾之購之錄之也，其不見笑於山雞孔
雀也，幾希矣！

① 斬，音僅。斬惜，吝惜也。

② 談苑：「商汝山中多麝，絕愛其臍。爲人逐急，卽投岩舉爪，剔裂其香。

就熟，猶拱四足，保其臍。」

③ 述異記：「凡珠有龍珠，龍所吐者；蛇珠，蛇所吐者。」此言物常戀

其所寶，至死不捨。

④ 袁宏道徐文長傳：徐渭，字文長，爲山陰諸生，聲名藉甚……中丞胡公宗

憲聞之，客諸幕……會得白鹿，屬文長作表；表上，永陵（世宗）喜，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記，皆

出其手。

⑤ 明史文苑傳……及宗憲下獄，渭懼禍，遂發狂，引巨錐刺耳，深數寸。又以椎碎腎囊，

皆不死。已又擊殺繼妻，論死繫獄，里人張元忭力救得免。

⑥ 公，指胡公。若，及也。

⑦ 韓愈官刑

部侍郎時，憲宗遣使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愈上表極諫，貶潮州刺史。

葉子肅詩序

徐渭

人之學爲鳥言者，其音則鳥也，而性則人也。鳥有學爲人言者，其音則人也，而性則鳥也。此可以定人與鳥之衡哉？今之爲詩者，何以異於是。不出於己之所自得，而徒竊於人之所嘗言。曰：某篇是某體，某篇則否；某句似某人，某句則否。此雖極工畢肖，而已不免於鳥之爲人言矣。

若吾友子肅之詩，則不然。其情坦以直，故語無晦；其情散以博，故語無拘；其情多喜而少憂，故語雖苦而能遣；其情好高而恥下，故語雖儉而實豐。蓋出於己之所自得，而不竊於人之所嘗言者也。就其所自得，以論其所自鳴；規其微疵，而約於至純。此則渭之所獻於子肅者也。若云某篇不似某體，某句不似某人，是烏知子肅者哉！

合奇序

湯顯祖

世間惟拘儒老生，不可與言文。耳多未聞，目多未見，而出其鄙委牽拘之識，相天下文章，寧復有文章乎？予謂文章之妙，不在步趨，形似之間，自然靈氣，恍惚而來，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狀，非物尋常得以合之。蘇子瞻畫枯株竹石，絕異古今畫格，乃愈奇妙；若以畫格程之，幾不入格。米家山水人物，不多用意，略施數筆，形像宛然；正使有意爲之，亦復不佳。故夫筆墨小技，可以入神而證聖，自非通人，誰與解此？

吾鄉丘毛伯，選海內合奇文，止百餘篇，奇無所不合。或片紙短幅，寸人豆馬；或長河巨浪，洶洶崩屋；或流水孤村，寒鴉古木；或嵐煙草樹，蒼狗白衣；或彝鼎商周，丘索墳典；凡天地間奇偉靈異，高朗古宕之氣，猶及見於斯編，神矣化矣！夫使筆墨不靈，聖賢減色，皆浮沈習氣爲之魔。士有志於千秋，寧爲狂狷，毋爲鄉愿。試取毛伯是編讀之。

①步趨，莊子：「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乎後矣。」②米家，指米芾。芾字元章，號鹿門居士，又稱海岳外史，宋襄陽人。畫山水人物，自成一家，世稱米派。③通人，論衡：「博覽古今者爲通人。」④丘毛伯，名兆麟，臨川人，萬歷進士。⑤蒼狗白衣，杜甫詩：「天上浮雲如白衣，須臾忽變爲蒼狗。」⑥彝鼎，鐘鼎之屬，商周兩代以爲重器，鑄有銘辭，今謂之鐘鼎文，異於小篆。⑦丘索墳典，古書名。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書；八索，八卦之說；九丘，九州之志。以上言其文之奇古也。⑧千秋，謂不朽之業，左傳以立德，立功，立言，謂三不朽，此指立言。⑨狂狷，論語：「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鄉愿，謂鄉人之同流合污，以博謹愿之稱者。論語：「鄉原，德之賊也。」原，同愿。

敘陳正甫會心集

袁宏道

世人所難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態，雖善說者不能下一語，唯會心者知之。今之人慕趣之名，求趣之似，于是有辨說書畫，涉獵古董以爲清；寄意玄虛，脫迹塵紛以爲遠。又其下則有如蘇州之燒

香煑茶者。此等皆趣之皮毛，何關神情！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學問者淺。當其爲童子也，不知有趣，然無往而非趣也。面無端容，目無定睛，口喃喃而欲語，足跳躍而不定，人生之至樂，真無踰於此時者。孟子所謂「不失赤子」，老
子所謂「能嬰兒」，^③蓋指此也。——趣之正等正覺最上乘也。^④山林之人，
無拘無縛，得自在度日，故雖不求趣，而趣近之。愚不肖之近趣也，品
愈卑，故所求愈下：或爲酒肉，或爲聲伎，率心而行，無所忌憚，自以爲絕望于世，
故舉世非笑之不顧也。此又一趣也。迨夫年漸長，官漸高，品漸大，有身如梏，^⑤
有心如棘，^⑥毛孔骨節，俱爲聞見知識所縛，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遠矣。

余友陳正甫，^⑦深於趣者也。故所述會心集若干人，趣居其多；不然，雖介
若伯夷，^⑧高若嚴光，^⑨不錄也。噫！孰謂有品如君，官如君，年之壯如君，而能知
趣如此者哉！

①會心世說：「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也。」

②孟子：「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始生子也。子生而赤色，故言赤子。見書「若保赤子」

疏。③嬰兒亦始生子也。④皆佛家語。正等正覺，謂洞明真諦，至平等覺悟之一境也。上乘，喻

佛法之深，世親論：「如是三藏，下乘上乘，有差別故，則成二藏。」⑤桎，謂桎梏，刑具，所以拘罪

人者。在足曰桎，在手曰梏。⑥棘，凡草木刺人者，江湖之間謂之棘。見方言。⑦陳正甫名所學，

號志寰，竟陵人。萬曆進士，累官戶部尚書。⑧伯夷，殷孤竹君子，遜天下不受，故曰介。⑨嚴光，

字子陵，東漢餘姚人。少與光武同學，光武卽位，變姓名隱身不見，故曰高。

敘竹林集

袁宏道

往與伯修過董玄宰，①伯修曰：「近代畫苑名家，如文徵仲、唐伯虎、沈石

田輩，②頗有古人筆意否？」玄宰曰：「近代高手，無一筆不肖古人者。夫無不

肖，卽無肖也，謂之無畫可也。」余聞之，悚然曰：「是見道語也。故善畫者，師物

不師人；善學者，師心不師道；善爲詩者，師森羅萬象，③不師先輩；法李唐者，豈

謂其機格與字句哉？法其不爲漢，不爲魏，不爲六朝之心而已，是真法者也。是故減竈背水^④之法，迹而敗，未若反而勝也。^⑤夫反所以迹也。今之作者，見人一語肖物，目爲新詩。取古人一二浮濫之語，句規而字矩之，謬謂復古。是迹其法，不迹其勝者也。敗之道也。嗟夫！是猶呼傅粉抹墨之人，而直謂之蔡中郎，^⑥豈不悖哉！今夫時文，^⑦一末技耳。前有註疏，後有功令，驅天下而不爲新奇，不可得者；不新，則不中程^⑧故也。夫士卽以中程爲古耳，平與奇何暇論哉？王以明先生爲余業舉師，^⑨其爲詩，能以不法爲法，不古爲古，故余敍其意若此。噫！此政可與徐熙^⑩諸人道也。

①董其昌，字玄宰，華亭人。萬曆進士，累官南京禮部尙書，卒贈太子太傅，諡文敏。書法初宗米芾，

後自成一家。其畫集宋元諸家之長，行以己意，瀟灑生動，稱明末之冠。②文徵明，字徵仲，長洲

人；唐寅，字伯虎，吳縣人；沈周，字石田，長洲人。③森羅萬象，謂宇宙間存在之各種現象，森然羅

列於前也。法句經：「森羅及萬象，一切之所印。」④滅竈，謂軍中并竈而炊，以示虛弱也。戰國

時齊孫臏將兵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魏將龐涓行三日，大喜曰：

「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急逐之，大敗於馬陵。涓自殺。見

史記。背水，漢將韓信井陘口之戰，背水而陣，大破趙軍，斬陳餘，禽趙歇，諸將皆賀，問：「背水而勝，

何也？」信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也。」⑤迹，謂襲其成法，蹈其故步；反，則不

拘拘於形式，而師其心也。⑥傅粉抹墨，謂優伶扮演。蔡中郎漢蔡邕，故事流傳，頗爲民間所演

唱，故借以爲喻，卽衣冠優孟之意。⑦時文，對於古文而言，謂應試之文也。宋呂本中師友雜誌：

「王信民試南省第一，頗收畜時文。」按舊稱八股文爲時文。⑧程，謂格式。⑨業舉師，謂學

習舉業之師。⑩徐熙，南唐鍾陵人，善畫花竹林木草蟲之類，花果尤佳。宋太宗嘗曰：「花果之

妙，吾獨知有熙。」此泛指當時畫家。

中郎先生全集序

袁中道

中郎先生，少具慧業，①弱冠成進士，卽有集行世。其敝篋集爲諸生孝廉

及初登第時作也。錦帆集令吳門時作也。解脫集以病改吳令遊吳越諸山水時作也。廣陵集去吳客真州時作也。瓶花集爲京兆授爲太學博士補儀曹時作也。瀟碧堂集請告歸臥柳浪湖上六年作也。破硯集再補儀曹出使時作也。華嵩遊集官銓部典試秦中往返作也。蓋自秦中歸移病還山不數月而先生逝矣。其存者仍爲續集二卷。

先生詩文，如錦帆解脫，意在破人之執縛，故時有遊戲語；亦其才高膽大，無心於世之毀譽，聊以抒其意所欲言耳。黃魯直^①曰：「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觀世間萬緣，如蚊蚋聚散，未嘗有一事橫於胸中，故不擇筆墨，遇紙則書，紙盡則已，亦不暇計人之品藻譏彈，譬如木人舞中節拍，人稱其工，舞罷又蕭然矣。」此真先生言前意也。

然先生立言，雖不逐世之顰笑，而逸趣仙才，自非世匠所及。卽少年所作，

或快爽之極，浮而不沈，情景大真，近而不遠，而出自靈竅，吐於慧舌，寫於鈎穎，蕭蕭泠泠，皆足以蕩滌塵情，消除熱惱。況學以年變，筆隨歲老。故自破硯以後，無一字無來歷，無一語不生動，無一篇不警策，健若沒石之羽，秀若出水之花；④其中有摩詰，有杜陵，有昌黎，有長吉，有元白，而又自有中郎；意有所喜，筆與之會，合衆樂以成元音，控八河而無異味，真天授，非人力也！天假之年，不知爲後人拓多少心胸，豁多少眼目；恐亦造化妬人，不肯發洩太盡耳。甫四十餘而卽化去，傷哉！

先是家有刻不精，吳刻精而不備；近時刻者愈多，雜以狂言等贗書，唐突可恨。予校新安，始取家集字櫛句比，稍去其少年未定之語，按年分體，都爲一集。

嗟乎！自宋元以來，詩文蕪爛，鄙俚雜沓，本朝諸君子出而矯之，文準秦漢，

詩則盛唐，^⑤人始知有古法。及其後也，剽竊雷同，如質鼎僞觚，^⑥徒取形似，無關神骨。先生出而振之，甫乃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一洗應酬格套之習，而詩文之精光始出。如名卉爲寒氛所勒，索然枯槁，而杲日一照，競皆鮮敷；如流泉壅閉，日歸腐敗，而一日疏瀹，波瀾掀舞，淋漓秀潤。至於今，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靈無涯，搜之愈出，相與各呈其奇而互窮其變；然後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於楮墨之間；卽方圓黑白相反，純疵錯出，而皆各有所長，以垂之不朽；則先生之功，於斯爲大矣。

諸文人學子泥舊習者，或毛舉先生少年時二三遊戲之語，執爲定案，遂謂蔑法自先生始；彼未全讀其書，又爲贗書所熒，^⑦無足怪耳。今全集具在，請胸中先拈卻「袁中郎」三字，止作前人未出詩文偶見於世，從首至尾，^⑧目力而諦觀之；卽未深入，亦可淺嘗，有法無法，歷然自辨；何乃成心不化，甫見

標題，卽搖頭閉目不觀，而妄肆譏彈爲也！

至於一二學語者流，粗知趨向，又取先生少時偶爾率易之語，效顰學步，
⑨其究爲俚俗，爲纖巧，爲莽蕩；譬之百花開而棘刺之花亦開，泉水流而糞壤
之水亦流，烏焉三寫，必至之弊耳，豈先生之本旨哉！

總之，先生天縱異才，與世人有仙凡之隔，而學問自參悟中來；出其緒餘
爲文字，實真龍一滴之雨，不得其源而強學之，宜其不似也。要以衆目自虛，衆
心自靈，不美不能強之愛，不愛不能強之傳；今美而愛，愛而傳者，已大可見矣，
亦無俟後來之子雲也。⑩

先生之學，以闇然退藏⑪爲主，其所造莫可涯涘。生平作人，沖粹夷雅，⑫
同於元氣，若得志可使萬物各得其所，其作用於作令佐銓時，微露其一斑，⑬
惜未竟其施。別有紀載，茲不復贅云。

①慧業南史：「得道應須慧業，」猶言夙慧。 ②黃魯直，名庭堅，宋分寧人。善行草書，自成一家。

③沒石之羽，漢李廣嘗疑石為虎，引弦射之，其羽沒石。 ④出水之花，謂蓮花。 ⑤此指王李七

子，詳袁宗道論文上下注。 ⑥贗鼎，韓非子：「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贗往。」觚，酒器，有角。論語：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歎其形之不似也。即「偽觚」二字之所本。 ⑦贗書，偽書也。熒惑

也。 ⑧亶，信也，任也。 ⑨效顰，指東施效顰事。學步，昔壽陵餘子學步於邯鄲，未得國能，喪其故

步，直匍匐而歸，譏模擬之不當也。俱見莊子。 ⑩子雲，漢揚雄字。雄草太玄，人譏其覆醬瓿，雄謂

後世必有知者。 ⑪闇然，隱晦貌。中庸：「闇然而日章。」退藏，隱蔽也。易：「退藏於密。」 ⑫沖

粹夷雅，溫醇平正也。 ⑬一斑，晉書：「管中窺豹，時見一斑。」言其小也。

殷生當歌集小序

袁中道

才人必有冶情，有所為而束之則近正，否則近衰。①丈夫心力強盛時，既

無所短長於世，不得已逃之游冶，以消磊塊不平之氣，古之文人皆然。近日楊

用修②云：「一措大③何所畏，特是壯心不堪牢落，故耗磨之耳。」亦情語也。

近有一文人，酷愛聲妓賞適，予規之，其人大笑曰：「吾輩不得志於時，既不同縉紳^④先生，享安富尊榮之樂，止此一縷閒適之趣，復塞其路而欲與之同守官箴^⑤，豈不苦哉？」其語卑卑，益可憐矣。飲酒者，有出於醉之外者也；徵妓者，有出於慾之外者也。謝安石、李太白輩，豈卽同酒食店中沈湎惡客，與鬻田宅迷花樓之浪子等哉？^⑥雲月是同，溪山各異，不可不辨也。雖然，此亦是少年時言之耳。四十以後，便當尋清寂之樂，鳴泉灌木，可以當歌，何必粉黛？^⑦予夢已醒，恐殷生之夢，尙栩栩也。^⑧

殷生負美才，其落魄甚予，宜其情無所束，而大暢於簪裙^⑨之間。所著詩文甚多，此特其旁寄者耳。昔周昉^⑩畫山水人物皆佳，而世獨稱其美人。此集之行，抑亦周昉美人類也。殷生行年如予，必當去三閤^⑪而杖孤藤，模寫山容水態，從予於碧水青山之間，日可俟矣，予淬^⑫眼望之矣。醉腐居士袁中道書。

① 裘，同邪。② 楊慎，字用修，號升庵，新都人。曾官翰林修撰，充經筵講官。記誦之博，著作之富，推明代第一。③ 措大，貧士之稱。五代史：「老措大勿妄沮我軍。」資暇錄：「代稱士流爲措大。言其峭醋而冠四民之首。一說，衣冠儼然，望望有不可犯之色，如醋之酸而難飲也。故亦謂之酸子。一說，往有士人，貧居新鄭之郊，以驢負醋巡邑而賣，人指其醋馱而號之。」蓋措大卽醋馱之轉也。④ 縉紳，亦作搢紳，插笏於帶也。古之仕者垂紳搢笏，故稱官族曰縉紳。史記：「搢紳者不道。」⑤ 官箴，左傳：「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言百官各爲箴辭，以戒王之闕失。後世官吏之戒曰官箴，後漢崔瑗有百官箴。⑥ 謝安石蓄妓東山，李太白耽嗜麴蘖，故云。⑦ 粉黛，粉以傅面，黛以畫眉，二者皆婦女之妝飾品，因稱婦女爲粉黛。白居易詩：「六宮粉黛無顏色。」⑧ 栩栩，喜貌。莊子：「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蝶也。俄而覺，則蘧蘧然周也。」⑨ 簪，皆女子所飾服，故卽以稱女子。⑩ 周昉，字仲朗，一字景元，唐京兆人。爲宣州長史。善寫人物士女，時稱神品，名播中外。⑪ 三鬪，薛田詩：「九苞縮就佳人髻，三鬪裝成子弟鞵。」自註：「三鬪，卽鬪裝帶也。」按一本九苞作九包，三鬪作三鬪。⑫ 淬，淨也，見方言注。

陳無異寄生篇序

袁中道

六一居士①云：「風霜冰雪，刻露清秀。」以山色言之，四時之變化亦多矣；而惟經風霜冰雪之餘，則別有一種勝韻，澹澹漠漠，超於豔冶濃麗之外。春之盎盎，②百花獻巧爭妍者，不可勝數，而梅花獨於風霜冰雪之中，以標格韻致③爲萬卉冠。故人徒知萬物華於溫燠之餘，而不知長養於寒沍④之時者，爲尤奇也。由此觀之，士生而處豐厚，安居飽食，毫不沾風霜冰雪之氣，卽有所成，去凡品不遠。惟夫計窮慮迫，困衡⑤之極，有志者往往淬礪⑥磨鍊，琢爲美器。⑦何者？心機震撼之後，靈機逼極而通，而知慧生焉。⑧卽經世出世⑨之學問，皆由此出，而況於舉業文字⑩乎？

吾友無異，少遭困阨，客寄四方，益自振，下帷發憤，窮極苦心，發爲文章，清勝之氣，迥出埃壒，若葉落見山，古梅着蘂；一遇慧眼⑪而兼收之，固其宜也。然

予每會無異於長孺^①座上，嘿嘿^②而親之，私自念此非經風霜冰雪之餘，有以消磨其習氣而然與？

古人有言：「能推食與人者，嘗饑者也；賜之車馬而辭焉者，不畏徒步者也。」若畏饑而憚步，則天下事其吝為之，怯為之，不亦多乎？無異，常天下之難者也，必無難天下事矣。予以此券^③無異也。

①宋歐陽修晚號六一居士。

②盎盎，盛貌。孟子：「盎於背。」注：「其背盎盎然盛也。」

③標

格，謂風範也。韻致，謂風度也。

④寒沍，嚴寒凍閉之象。左傳：「深山窮谷，固陰沍寒。」

⑤困衡，

孟子：「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註：「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衡於慮，然後奮發而興起也。」

⑥淬礪，即磨鍊之意。新論：「越劍性利，非淬礪而不銛。」亦以喻人之進修。

⑦禮：「玉不琢不成器。」

⑧孟子：「人之有德慧術智者，恆存乎疢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

達。」可以參證。⑨經世，謂經綸世務也，猶今之經濟、政治、社會之學。出世，謂超出塵世，如道家

釋氏之學。

⑩舉業文字，謂科舉八股文章。

⑪慧眼，佛家語，五眼之一，是聲聞之眼，能見寶相。

⑫長孺，丘姓。

⑬嘿嘿，同默默。

⑭券，契也，信也。引伸爲決定之義。

錢伯庸文序

曹學佺

今之作文者，如人相見，作揖曲躬之際，闊別致謝，寒溫都盡。及其執茶對坐，別無可說，不過再理前詞，往往重復。又如俗人唱曲，以一句爲數句，以一字爲數字，不死不活，希圖延場；及其當唱之處，則又草草讀過而已。噫！此所謂時套也。今之作揖不如是，則人必怪之；唱曲不如是，則無人擊節。①賞音。作文之趨於時尚，亦如是矣。其病在於無師友傳授，而少浸潤之於義理，②徒逞其私臆，求作新奇，不知反落套矣。

錢生伯庸，其家師於岳水部之初。其至金陵，以之初書謁見於予。予觀其人，不爲時俗所染，豈非欲隨地求師，而汲汲於義理者？予愧淺率，不足以答伯

庸伯庸歸，試以其文質之爾師之初，之初之作人，無時套者也，其論文亦如之。

①擊節，本樂器之綽板，擊之與他樂器或歌曲相應和者。故贊美他人之詩文曰擊節稱賞。②

義理，清曾國藩以考據、詞章、義理三者，爲中國古文家之例法。此則泛指意義道理而言。

丘生稿序

曹學佺

余去年潞河①與丘生別，生以其所作文，欲余題數言，余第應之而已，未有以復也。茲間關②自長安來，訪余於雞鳴山③下，索之不置。余念別生一年所④矣：日之不能不逝也，地之不能不遷也，友朋之不能無聚散，時事之不能無低昂也；獨我兩人相對慰藉如平生，詎能忘情哉！情之所關，則亦聊爲記之而已。後之爲夢寐，爲感慨，未必不因之矣。若生之文，是非可否，則生以爲如是，而余未必以爲如是也；余以爲如是，而人又未必以爲如是也。余烏能定之？

①潞河，卽白河，爲北運河之上游。

②間關，艱澀之義，狀道路之難行。漢書王莽傳：「間關至漸。」

臺。」
③雞鳴山，今在首都特別市，山巔有北極閣。

④所，不定之辭。一年所，猶言一年許。史記

「父去望所復還。」

蜀中名勝記序

鍾惺

遊蜀者，不必其入山水也。舟車所至，雲煙朝暮，竹柏陰晴，凡高者皆可以爲山，深者皆可以爲水也。遊蜀山水者，不必其山水之勝也。舟車所至，時有眺聽，林泉衆獨，猿鳥悲愉；凡爲山者皆可以高，凡爲水者皆可以深也。一切山水可以高深，而山水之勝反不能自爲名。山水者，有待而名勝者也。曰事，曰詩，曰文，之三者，山水之眼也。而蜀爲甚。

吾友曹能始，仕蜀頗久，所著有蜀中廣記。問其目：爲道釋，爲風俗，爲方物，爲著作，爲仙釋，爲詩話，爲畫苑，爲宦遊，爲邊防，爲名勝諸種。余獨愛其名勝記體例之奇。其書借郡邑爲規，而內山水其中；借水山爲規，而內事與詩文其中。

釋其柔嘉，^①擷其深秀，成家言。^②林茂之，貧士也；好其書，刻之白門，予序焉。

古今以文字爲山水名勝者，非作則述。以能始之慧心，不難於作；其博識，亦不難於述。唯是以作者之才，爲述者之事；以述者之迹，寄作者之心。使古人事辭，從吾心手；而事辭之出自古人者，其面目又不失焉。於是乎古人若有所不敢盡出其面目，以讓能始爲述者地；能始有所不敢盡出其心手，以讓古人爲作者地。地理趣相生，權實相駁，是爲難耳。要以吾與古人之精神，俱化爲山水之精神。使山水文章不作兩事，好之者不作兩人。入無所不取，取無所不得。則經緯開合，其中一往深心，真有出乎述之外者矣。雖謂能始之記，以蜀名勝生，而仍以名勝生乎蜀可也。

①柔嘉，詩：「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疏：「柔和而美善，維可以爲法則。」
②一家言，自成一

家之著作也。史記：「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

秋尋草自序

譚元春

予赴友人孟誕先之約，以有此尋也。是時，秋也，故曰「秋尋。」

夫秋也，草木疏而不積，山川澹而不媚，結束涼而不燥。比之春，如舍佳人而逢高僧于綻衣洗鉢也。比之夏，如辭貴游而侶韻士於清泉白石也。比之冬，又如恥孤寒而露英雄於夜雨疏燈也。天以此時新其位置，洗其煩穢，待遊人之至；而遊人者，不能自清其胸中，以求秋之所在，而動曰「悲秋。」予嘗言宋玉有悲，是以悲秋；⊖後人未嘗有悲而悲之，不信胸中而信紙上，予悲夫悲秋者也。

天上山水多矣，老子之身不足以了其半，而輒於耳目步履中得一石一湫，徘徊難去。入西山恍然，入雷山恍然，入洪山恍然，入九峯山恍然，何恍然之多耶？然則予胸中或本有一「恍然」以來，而山山若遇也。

予乘秋而出，先秋而歸。家有五弟，冠者四矣，皆能以至性奇情，佐予之所不及。花棚草徑，柳堤瓜架之間，亦可樂也。曰「秋尋」者，又以見秋而外皆家居也。誕先曰：「子家居詩少，秋尋詩多，吾爲子刻秋尋草。」

○宋玉，屈原弟子。楚辭九辨：「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慄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蓋憫其師之放逐，作九辨述其志以悲之。故云「宋玉有悲。」

秋閨夢戍詩序

譚元春

古今勞臣思婦，感而生歎。夫歎之於詩，亦不遠矣。何難卽形之而爲詩乎？
○嘗有一言數語，真篤淒婉，如猿之必嘯而後已者，非盡係乎才也。歎之至也。然役或不盡於戍，時或不及於秋，情或不生於夢，體或不限於七言律，數或不至於百篇，一歎而已矣。

吾友宋比玉，○客越之夜，忽若有通焉，而得秋閨夢戍七言近體一百首。

於荒邨危垣之家，見其中有一「芳草無言路不明」之句，驚歎而卒讀之，則虎關馬氏女也。

凡秋來風物水月，枕簟衣裳，碁枰鐘梵，^③其清響苦語，一一搖人；而至於英雄之心曲，舊家之喬木，^④部曲^⑤之凍餒，兒女之瓢粒，^⑥悲天憫人，勤王^⑦恤私，非惟庸士^⑧所不知，蓋亦仕宦男子，博雅通儒，所吟之而面赤者也。而又皆夢中聲情步履，倏去來於孤燈瘦影之中，漁陽之道路夜經，羅罽之車輪朝轉，豈止「鶴鳴於垤，婦歎於室」^⑨而已乎！歎者不足以盡其才者也，才者不足以盡其魂者也。百首之夢，無一不秋；三秋之魂，無一不香。故題曰香魂集。

吾猶謂如此士女，而以婉孌^⑩待之，但恐不受耳。或憐其大苦。余曰，不然。伯兮之詩曰：「願言思伯，甘心首疾。」^⑪彼皆願在愁苦疾痛中，求爲一快耳。若並禁其愁苦疾痛，而不使之有夢，夢餘不使之有詩，此婦人乃真大苦矣。嗟

乎！豈獨婦人也哉！

①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感而生歎云云，本此。②宋

比玉，名穀，閩人。見程孟陽李長蘅檀園近詩序。③鐘梵，梵即佛，鐘梵即佛殿鐘聲。④喬木，孟

子：「所謂故國者，非有大臣之謂也，有喬木之謂也。」⑤部曲，謂行伍也。⑥瓢粒，謂飲食也。

⑦勤王，謂盡力於王室也。⑧膚士，謂膚淺之士。⑨見詩豳風東山。朱公遷曰：「行者遇雨，沾

體塗足，室家思念，於此為甚。」⑩婉變，少好貌。詩：「婉兮變兮。」此言以尋常女子視之也。

⑪伯兮，見詩魏風。方玉潤曰：「此詩不特為婦人思夫之詞，且寄遠作也。」

荷蓀言 ①序

高攀龍

華無技家有廣庭，庭中雙桂對峙，屹如兩山。枝下虬拂地，樹中各可布席，

坐數十客，葉密護之如幄。花發時聳色奪目，濃香沁骨。乍見而駭，不謂天壤間

有此奇，蓋世而無儷矣。不佞非以事奪，無年不作賞花人。一日酒中，無技出荷

蓀言示不佞。旨哉無技！家太湖濱。青山白水，浸灌久矣，味深矣，宜其能言丈人意中事。言之不足，而三言之，四言之，味愈雋也。第無技卽有高韻，一丘一壑，不佞嘗以自與而不與無技。無技與不佞生同歲，其受氣十倍不佞。①當用於世，未可以丘壑與。又其人有肝膽，能當天事，未忍以丘壑與。然無技閱世多，知世味如此，而無涯之樂現前，有盡之年迫後。坐雙桂間，香一爐，茗一杯，酒一樽，書一卷。出門而雲煙帆鳥變態於七十二峯，皆吾几席上物，世味豈更有旨於是者！宜其有荷蓀之心哉！

①荷蓀言，論語：「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卽其取義，蓋謂荷蓀丈人之言也。」②謂其賦稟之厚。

先進舊聞序

周宗建

夫風消影歇，境逝人移，習見之靡，都無可據。差有未謝之樸，①暨乎獨往

之神，每從性地，流寫人間，似可恃爲榜樣。而溯閱往昔，微言特行，零落無傳。僅僅得之野叟山樵之口，相聞以爲佳話，此亦鄉井之所悲也。

吾吳世稱文獻，^②而淞泖^③之間，尤多奇蹟。^④漸靡以往，剖變日新，君子懼焉。吾師侗初^⑤先生，十年之內，蒐討見聞，凡諸先輩片言偶動，苟足取程，無不錄而藏之，如聚珠寶者。久之，積成光采，是亦不朽之盛事矣。

嗟夫！晚俗多渝，^⑥名場利海，沒頂隨之。孰與先民澹遠朗率，直還本性；密心妙用，聞見雙除？在庸夫小儒，未嘗不迂鈍目之。而一往蘊藉，顧獨常在。使千秋而下，拾其冷風者，猶足滌肺腸而開耳目。以此較彼，意味孰果饒乎？

世間墨鄉，久成諛種，眉前墓下，有類鏤空。^⑦先生此集，上自名卿鉅公，下迄布衣裙婦，尋幽剔渺，正使寂寞之餘，忽有生色。低回展玩，豈只備一時之覽觀，亦足壯爲善之孤膽矣。

旅暑煩蒸。時從師席披讀數條，不須懷冰，常有涼氣。敬題數語，以志嚮往。
⑧云爾。

①樸，質也，器之未雕琢者，渾然之意也。

②文獻，論語：「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

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朱注：「文，典籍也；獻，賢者也。」

③淞，泖，

兩水名，皆源出太湖，流入吳淞江。

④奇蹟，猶言奇跡。

⑤侗初，張鼎字，詳作者小傳。

⑥淪，變

也。⑦鏤空，猶言鑿空，虛無之事也。

⑧嚮往，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

王宇皆集序

陳仁錫

表兄王宇皆，清真君子也。下帷①攻苦，多沈鬱之思，可與細論文。②余里

居有年，嘗啓扉見終日危坐，寂無人聲。嘗試語之曰：「所欲乎富貴者，安已耶？
住也，坐也，臥也。曠已耶？晝也，山也，水也。快已耶？茗也，香也。之三者，今有餘矣，何
欲？所惡乎貧賤者，車馬稀也，語言無味也，漠漠然不足緩急恃也。之三者，今更

有餘矣，何惡？「宇皆聽然莫逆，^③則又語之曰：「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古
人寓言爾。物不可多取，況天平乎？余索居無事，常坐千梅花，萬荷花，慨然爲造物
惜費，爲吾生惜福。陳白沙^④一生不受人供養，每有意乎其人。夫不受人供養
難，不受天之供養更難。宇皆一行作吏，尙命爲儒，此言辨志之會，鍊骨之場矣。
苜蓿一盤，^⑤庶免北門之謫；^⑥雪花盈戶，聊充季女之饑。^⑦君自此遠矣。

①下帷，漢書：「董仲舒下帷讀書，弟子以次相授，或不見其面。」

②杜甫詩：「何時一尊酒，重

與細論文。」

③莫逆，謂同心相契也。莊子：「相視而笑，莫逆於心。」

④陳獻章，字公甫，明新

會人。居白沙，世稱白沙先生。

⑤苜蓿盤，撫言：薛令之累遷左庶子。時東宮官僚清淡，令之以詩

自悼，有云：「朝旭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陳造謝知縣送鵝酒羊麵詩：

「不因同里兼同姓，肯念先生苜蓿盤。」用此事也。後多用以嘲冷官。

⑥北門，詩：「北門，言

士不得志也。詩曰：「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又世說：殷揚州問李弘度：「君

能屈志百里否？」李答曰：「北門之歎，久已上聞；窮猿奔林，豈暇擇木乎。」遂授剡縣。⑦季女之飢，見詩曹國：「蒼兮蔚兮，南山朝隴；婉兮變兮，季女斯飢。」此句言雪花元飢而已。

⑦季女

昭華瑄①序

陳仁錫

文字，山水也；評文，遊人也。夫文字之佳者，猶山水之得風而鳴，得雨而潤，得雲而鮮，得遊人閒懶之意而活者也。遊人有一種閒懶之意，則評文之一訣也。天公業案，②惟胡亂評文字爲最。何也？山水遇得意之人固妙，遇失意之人亦妙；緣其人閒懶之意而山水活者，亦不必因其人憔悴之意而山水卽死，總於山水無損也。借他人唾餘，③裝自己咳笑；而妄以咳笑乎山水，山水不大厭苦之乎？

嘉禾仲展項君，靈心異骨，拈花微笑。④而評文之劫⑤一開。一日，攜已未選而問序。適攜至洞庭，⑥從千萬頃巨浪中，讀一篇，浮一大白；⑦讀一快評，浮

十大白。酒盡浩歌，歌曰：「有山方得地，見月始知天。」須臾，仲展之評，化爲湖，湖化爲酒。獨不使籍中諸君子和我歌也，其中有山水之句也。又獨不使仲展氏痛飲我酒也，其人乃山水之人也。夫曹所可而項否，曹所否而項可，項所生平可而今否，項君非敢得罪於人，不敢得罪於天也。凡以文章浪得名者，罪在竊國之上；項君不惟懺閱文之悔，而亦爲海內懺作文之悔也。

①昭華瑄。西京雜記：「秦咸陽宮有玉筩，長二尺三寸，二十六孔，銘曰：昭華之瑄。」按昭華，玉筩

名。此借爲書名。

②業，釋氏謂惡因曰業；案公家興除成例及獄訟論定者，皆曰案。

③唾餘，謂

唾棄之餘也。

④拈花微笑，參悟禪理之貌。傳燈錄：「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是時衆皆默

然，惟迦葉尊者破顏微笑。」

⑤劫，災厄也。佛經言天地之一成一敗，謂之一劫。

⑥洞庭，湖名，

在湖南境，長二百里，廣百里。

⑦大白，酒蓋名。說苑：「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

曰：飲不嚼者，浮以大白。」

冒宗起詩草序

陳仁錫

己未識冒宗起於燈市，氣不可一世。而恂恂①下人，文特秀挺。茲集又一變矣，蓋游蜀作也，險阻增壯采！嘗論文字如美人，浮香掠影，皆其側相；亦須正側俱佳。今文字日媚日薄，可斜視不可正觀，如美人可臨水不可臨鏡。宗起，鏡中人也；所着山水影，鏡中影也；宗起自此遠矣！

①恂恂，信實之貌。論語：「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

文娛序

唐顯悅

文古無選；自昭明始，而後世因有選體。①蓋諸家之心力，以選者之眼光注焉。正如月輝星燦，水止而咸歸；紅豔綠濃，鏡開而俱受。即謂廣昊靡繫，②厚地鮮葩③可也。故選之難，倍於作。雖然，作自難言之矣。涉於江海，則沼沚斷流；登於秦華，則崑嶷絕峙。孟堅以博瞻踞壇④，長卿以富麗執耳⑤，而義真新語，

⑥輒以隻句單詞，上奪班馬之席，何也？樂廣人之冰鏡，見之瑩然，如披雲霧而見青天；⑦王衍與人言最簡，及與廣言，便覺己之爲煩。⑧文與可曰：「吾襪材所聚，在貧簞谷，可往求之。」⑨他日持一幅以示大蘇，才數尺耳，而有千尺之勢。文有小品，將無是耶？以索解人，⑩恐未易得。

邇來邗上，⑪識鄭超宗；超宗之言曰：「小品一派，盛於昭代。」⑫幅短而神遙，墨希而旨永。野鶴孤唳，羣雞禁聲；寒瓊獨朵，衆卉避色。是以一字可師，⑬三語可掾；⑭與於斯文，樂曷其極？「唐子曰：一洵如是也。飛燕輕盈，⑮仙乎仙乎！太真豐豔，⑯妙在阿堵。」⑰百尺竿頭，⑱和盤托出矣。⑲昭明而後，嗣之其誰？請於超宗此選卜之。」

①梁昭明太子蕭統選錄秦漢三國以下各朝之詩文，凡六十卷，名曰文選。詩文選輯，此爲權輿。

②吳，天也。靡繫，謂無所繫著，言其大也。

③鮮，上聲，稀少也。葩，華也。鮮葩，言菁華之少也。

④孟

堅，班固字。踞壇，謂佔踞壇坫也。壇坫，盟會之場，言其稱雄。

⑤長卿，司馬相如字。執耳，謂執牛耳，亦盟主稱雄之意。與上踞壇並見左傳。

⑥南朝宋臨川王劉義慶（按義真誤）撰世說新語，分三十八門，起後漢，迄東晉，皆軼事瑣語，至爲精妙。

⑦樂廣，字彥輔，晉涇陽人。善談論，每約言析理，以厭人心。衛瓘見而奇之，曰：此人之水鏡也。見之若披雲霧而覩青天。

⑧王衍，字夷甫，晉臨沂人。語見世說。

⑨文同，字與可，宋梓潼人。善畫竹，篔簹谷，在陝西洋縣西北。其谷多竹，與可築亭其中。蘇軾文與可畫竹記：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持縑素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曰：「余將以爲襪。」及余爲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襪材當萃於子矣。」

⑩解人，謂明理識趣者。世說：「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祿（裕）道白馬論，謝不能解阮語，重相諮盡。阮乃嘆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

⑪邗上，邗江之上也。邗江，古稱邗溝。今江南運河，自江都西北，抵淮安三百七十里，卽古邗溝水。

⑫昭代，猶言明時也。人臣稱頌其本朝，謂之昭代。褚亮詩：「聲華滿昭代。」

⑬唐詩紀事：鄭谷改僧齊己早梅詩「數枝開」作「一枝開」，齊己下拜。人以谷爲一字師。

⑭晉書阮瞻傳：司徒

王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白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⑤趙飛燕漢成帝宮人。初學歌舞，以體輕號曰飛燕。⑥楊太真，唐玄宗妃，體

態豐艷。⑦阿堵，世說：「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睛。或問之，顧曰：『四體妍媸，本無關於妙

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按阿堵，當時俗語，猶今言這箇。⑧百尺竿頭，喻極高也。傳燈錄：

「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⑨和盤托出，言絲毫無所隱匿也。見西湖佳話。

題閒情小品序

華淑

夫閒，清福也，上帝之所吝惜，而世俗之所避也。一吝焉，而一避焉，所以能閒者絕少。仕宦能閒，可撲長安馬頭前數斛紅塵；平等人閒，亦可了卻櫻桃籃內幾番好夢。①蓋面上寒暄，胸中冰炭。②忙時有之，閒則無也；忙人有之，閒則無也。昔蘇子瞻晚年遇異人呼之曰：「學士昔日富貴，一場春夢耳。」③夫待得夢醒時，已忙卻一生矣。名播利壟，④可悲也夫！

余今年栖友人山居，泉茗爲朋，景況不惡，晨起推窗，紅雨亂飛，聞花笑也；綠樹有聲，聞鳥啼也；煙嵐滅沒，聞雲度也；藻荇可數，聞池靜也；風細簾清，林空月印，聞庭悄也。以至山扉晝扃，而剝啄^⑤；每多閒侶，帖括^⑥困人，而几案每多閒編；繡佛長齋^⑦，禪心釋諦^⑧。而念多閒想，語多閒辭。閒中自計，嘗欲掙閒地數武，構閒屋一椽，顏曰「十閒堂」，一度此閒身，而卒以病廢，亦以好閒不能攻也。

長夏草廬，隨興抽檢，得古人佳言韻事，復隨意摘錄，適意而止，聊以伴我閒日，命曰閒情。非經非史，非子非集^⑨，自成一種閒書而已。然而莊語足以警世，曠語足以空世，寓言足以玩世，淡言足以醒世。而世無有醒者，必曰此閒書不宜讀而已。人之避閒也如是哉！然而吾自成其非經非史非子非集之閒書而已。

①此句未詳，疑用唐摭言櫻桃宴故事。唐摭言云：「新進士尤重櫻桃宴，乾符四年，劉鄴第二子覃及第，獨置是宴，大會公卿。時京國櫻桃初出，雖貴達未過口，而覃山積鋪席，復和糖酪，人享蠻畫一小盞，亦不啻數升。」

②寒暄，猶寒溫。五代史胡晟傳：「爲人口吃，遇人不能道寒暄。」冰炭，言不相合也。鹽鐵論：「冰炭不同器，日月不並明。」

③春夢，侯鯖錄：「東坡老人在昌化，嘗負大瓢，行歌田野間，饑婦年七十，云：『內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坡然之。里中呼爲春夢婆。」

④播，音煩，冢也，見孟子齊人一妻一妾章。隴，音隴，亦見孟子：「必求壘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此言虛名沽利之意。

⑤剝啄，叩門聲。韓愈詩：「剝剝啄啄，有客至門。」

⑥帖括，唐書選舉志：「明經者但記帖括。」唐制帖經試士，後以應試者多，至帖孤章絕言以惑之。應試者則取其難者編爲歌訣，以便記憶，謂之帖括，謂包括帖經之門徑也。舊俗稱科舉應試文曰帖括，本此。

⑦長齋，謂終年蔬食也。杜甫詩：「蘇晉長齋繡佛前。」

⑧諦，釋典用之，義同真言。禪心釋諦，謂靜心歸依於佛家真言也。

⑨隋書經籍志分書籍爲經史子集四部。

西湖談藝序

張鼎

余病遊西湖，見養生^①家錢先生。先生謂余曰：「人生功業蓋世，文章名滿天下，其於一鍼元氣^②如漏卮^③注水。」余感其言，作詩謝之，有一省言常護氣，息念自通神^④之句。遂假宿湖上僧舍浹旬^⑤日，求盡其服氣^⑥之術。而錢塘諸君子聞余至，操文叩吾閣者，履錯戶外。既相對，輒似酒人逢麴車^⑦津不能置口矣。^⑧省言護氣之戒，都不復記憶。坡老所謂知過不改者也。每坐上偶拈一題，率爾談論，粗有本末，諸君子遂以爲文。客退不能多記，其錄成編者纔十餘首耳。友請刻而傳之世，余笑曰：「錢先生一服良藥，吾不能服，奈何以膏肓^⑨中語，誤天下無病人！」時錢孟玉鄭德滋從余遊，請曰：「願師無執養生家十成^⑩語。坡老云：『與其茹^⑪也，寧吐之，適吾意而已。』」余快其言曰：「是吾藥也，吾病且霍然。」^⑫遂聽諸君子刻之。

①養生，猶言攝生，今日衛生。嵇康養生論曰：「誠能蒸以靈芝，潤以醴泉，無爲自得，體妙心玄，庶

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不可養生哉？
②元氣，謂人之精氣也。唐書：「柳公度善攝生，嘗

曰：吾初無術，不以元氣佐喜怒耳。」
③漏卮，滲漏之酒器。淮南子：「雷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

不能實漏卮。」
④浹旬，謂兩旬，即二十日。
⑤服氣，道家修養之法。晉書：「恬靜寡欲，清虛服

氣。」又：「常服氣，一氣千餘息。」
⑥麴，與麴同。麴車，載酒之車也。杜甫詩：「汝陽三斗始朝天，

道逢麴車口流涎。」
⑦津津，人遇佳味則口津出，言談之有味亦如之。新論：「道象之妙，非言

不津津。」
⑧膏肓，人體中部位，在心膈之間。左傳：「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今謂疾

甚曰病入膏肓，本此。
⑨十成，謂已達滿足之度也。
⑩茹，食也。孟子：「舜之飯糗茹草也。」

⑪霍然，謂散之速也。枚乘文：「霍然病已。」

屠田叔笑詞序

王思任

古之笑，出於一；後之笑，出於二；二生三，三生四，自此以後，齒不勝冷也。①

王子曰：笑亦多術矣；然真於孩，樂於壯，而苦於老。海上憨先生②者，老矣。歷盡

寒暑，勘破玄黃，③舉人間世一切蝦蟆傀儡，④馬牛魑魅，⑤搶攘⑥忙迫之態，

用醉眼一縫，盡行囊括。日居月諸，^④堆堆積積，不覺胸中五嶽墳起。^⑤欲嘆則氣短，欲罵則惡聲有限，欲哭則爲其近於婦人；於是破涕爲笑，極笑之變，各賦一詞，而以之囊括天下之苦事。上窮碧落，下索黃泉，^⑥旁通八極，^⑦由佛聖至優施，^⑧從辱吻至腸胃。三雅四俗，兩真一假。回回演戲，^⑨繚龍打狗；張公吃酒，^⑩夾糟帶清。頓令蝦蟆肚癩，傀儡線斷，馬牛筋解，魑魅影避。而憨老胸次，亦復雲去天空，但有歡喜種子，不更知有苦矣。此之謂可以怨，可以羣。^⑪此之謂真詩。若曰：「打起黃鶯兒，摔開皺眉事。」憨老笑了一生，近又得龍耳。^⑫長進笑矣，奚其詞也？

①此言古之笑，一皆由於喜悅；而後世笑不由衷，皆矯情飾僞之具耳。故曰古出於一，後出於二。齒冷，南史：「人笑褚公，至今齒冷。」蓋笑必開口，笑之不已，故齒爲之冷也。②屠本峻，字田叔，鄞人。自稱憨先生。生平喜讀書，至老尙手一卷。人曰：「老矣，奚自苦？」本峻曰：「吾於書，飢以當

食，渴以當飲，欠伸以當枕席，愁寂以當鼓吹，未嘗苦也。」

③玄黃，謂天地也。易：「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④蝦蟆，謂量小而貪。傀儡，木偶戲也，言為人所牽引而不能自主。

⑤馬牛，謂役使於人，如牛馬之供奔走也。魍魅，木石之怪，山林異氣所生，為人害者。喻人世之陰險毒害也。

⑥搶攘，紛亂貌。⑦「日居月諸」，詩成句。居，諸，皆語助詞。歎光陰之逝也。⑧墳起，謂高起不平也。

⑨白居易詩：「上窮碧落下黃泉。」碧落，謂天；黃泉，謂地。⑩八極，言八方極遠之地也。淮南子：「八紘之外，乃有八極。」

⑪優施，春秋晉獻公之優，名施。通於驪姬，為姬畫廢嫡立庶之策。姬用其言，殺太子，逐二公子。按施為千古小人之尤，故以與佛聖對稱。

⑫未詳。⑬遜齋閒覽：泉州郭肫有才學而輕脫，夜出，為醉人所誣，太守詰問，肫笑曰：「張公吃酒李

公醉者，肫是也。」太守令作張公吃酒李公醉賦，肫援筆曰：「事有不可測，人當防未然。清河文

人，方肆杯盤之樂；隴西公子，俄遭醕酎之愆。」守笑而釋之。——本文不知是否出此。

⑭論語：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⑮本草註：「龍耳虧聰，故謂之龍。」此指聰慧而言。

閑居百詠序

王思任

對開美①之人，天下無苦詩；讀開美之詩，天下無苦人。詩從思起，思以品上。古今能樂其苦者，惟淵明與觀復。②兩先生俱有一靖一名；其行住坐臥之會，莫非陶情怡性之真，故其詩淡而實腴，近而實邈，每奏一篇，恍然見羲皇③而嚼冰雪，品高者，韻自勝也。

開美筆耕自給，常不逢年。④蕭然環堵，殘書數卷。一妾執爨，一子力勤。瓶無儲粟，而意若萬鍾。⑤其神氣之所嘯傲，大約在雲興霞蔚，圖嶂鏡波之內。盆蓄淵明之菊，無其園；庭植觀復之梅，無其阜。⑥閑居有百詠，無字不笑，無笑不權。中多以酒爲適，則開美浮自譽飾者。開美酒不能一蠶，⑦而亦無所得酒，酒何可許開美也。然開美一日無酒，則老饕⑧涎出。間至友人所乞酒，一沾便醉，戟手歌烏烏。⑨則雖以酒還開美而亦可。予爲開美題像，在方朔司馬⑩之際；今爲開美題詩，在淵明觀復之間；開美必受之，海內或知吾兩人不妄取與。⑪

也。

①開美，即閑居百詠之著者，惟不詳何人。疑崇禎舉人祝淵，字開美，海寧人。嘗師事劉宗周。杭州失守，投繯卒。——意思任或未及友。

②淵明，陶潛一名淵明，字元亮，晉尋陽人，世稱靖節先生。觀復，疑即君復。按林逋字君復，宋錢塘人。結廬西湖之孤山。恬淡好古，不趨榮利，二十年足不及城市。卒諡和靖先生。

③羲皇，謂伏羲也。

④年，謂豐收之年。

⑤萬鍾，言祿之多也。六斛四斗曰鍾。或曰鍾，十斛也。孟子：「萬鍾於我何加焉！」

⑥淵明愛菊，藝於東籬；君復愛梅，植於孤山。

⑦蠡，瓠瓢也。漢書：「以蠡測海。」

⑧老饕，言貪也。左傳注：「貪財曰饕，貪食曰饕。」而蘇軾老饕賦，則指貪食而言，故今稱貪食者皆曰老饕。

⑨烏烏，歌呼聲。漢書：「仰天拊缶而呼烏烏。」

⑩謂東方朔司馬相如，並漢武辭臣。

⑪取與，孟子：「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謂不苟且也。

倪雲林 ① 集序

陳繼儒

昔太伯仲雍，文身斷髮，奔荆蠻，荆蠻義之，從而歸者千餘家。②其後吳主

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已封於延陵。③倪雲林先生者，自稱倪迂，又自稱懶瓚，又自稱荆蠻民。荆蠻者，延陵之故鄉，而先生之所居也。

先生，癖人也，而潔爲甚。自太伯仲雍季札而後，梅福潔於市，④梁鴻潔於

傭，⑤而指屈倪先生矣。先生高臥清祕，洗拭梧竹，摩挲鼎彝，此見潔者膚也。試

問學道人，能於元兵未動，先散家人產乎？⑥能見張士誠，⑦兄弟噤不發一語

乎？能避俗士如恐浼乎？⑧能畫如董巨，⑨詩比陶韋王孟，⑩而不帶一點縱橫

習氣乎？余讀先生之集，所謂其文約，其辭微，其知潔，其行廉，其稱文少，而其指

極大，獨先生足以當之。蓋先生見幾類梅福，孤寄類梁鴻，悉散家產贈之親故，

有荆蠻延陵之風。月清則華，水清則澄，雲鮮露生焉。下此雖金碧丹清，滓焉而

已，何堪與先生並？先生殘煤斷繭，⑪江東之家，以有無爲清俗，豈惟張我吳勁，

卽置先生於孔廡間，⑫度無愧色。或曰：「倪先生，癖人也，似未聞道。」余笑曰：

「否！否！聖人之行不同也，歸潔其身而已矣。」

①倪瓚，字元鎮，元無錫人。有潔癖，工詩，善畫山水，初師董源，晚年一變古法，以天真幽淡爲宗。家富，四方名士，日至其門。所居有清祕閣，多藏法書名畫祕籍。四時卉木，縈繞其外。自號雲林居士。至正初，忽散資給親故，扁舟往來震澤三泖間。張士誠累欲鈎致之，逃漁舟以免。明太祖平吳，瓚已老，黃冠野服，混迹編氓以終。卒年七十四，有清祕閣集。

②吳泰伯，周太王之長子，季歷（卽王季）之兄。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卽文王）太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與仲雍（卽虞仲，太王次子）逃之荆蠻，荆蠻立太伯爲吳君。太伯卒，無子，仲雍立。

③吳季札，春秋吳公子，其父欲立之，辭不受，封於延陵，故稱延陵季子。聘於上國，徧交當世賢士大夫，春秋之賢者也。按延陵，今江蘇武進縣治。

④梅福，字子真，漢壽春人。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後棄官家居。元始中，王莽專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之九江，傳以爲仙。其後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爲吳市門卒云。

⑤梁鴻，字伯鸞，後漢平陵人。家貧，尚節介，少孤，嘗獨止，不與人共食；比舍先炊已，呼鴻及熱釜炊，鴻曰：「童子鴻不因人熱者也。」滅竈更炊之。及長，博覽多通，不爲章

句學。娶同縣孟氏女名光，貌醜而賢，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章帝求之不得。乃易姓名與妻子居齊魯間。又去適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舉案齊眉。伯通異之，乃舍之於家。及卒，葬要離冢旁。⑥見注一。
 ⑦張士誠，元泰州人，以操舟運鹽爲業。元末起兵，陷泰州高郵，自稱誠王，國號大周，據有吳中，又稱吳王。有土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後爲明將徐達常遇春擒送金陵，自縊死。自起至亡凡十四年。⑧浼，音每，汙也。孟子：「爾焉能浼我哉？」⑨董巨，謂董源及釋巨然，宋人均善山水。⑩陶韋王孟，謂陶潛，韋應物，王維，孟浩然。⑪殘煤斷繭，謂零星之墨迹也。⑫孔廡，謂孔廟之兩廡，所以祀先賢者也。

文娛序

陳繼儒

往丁卯前，璫網告密，①余謂董思翁②云：「吾與公此時，不願爲文昌，③但願爲天聾地啞，④庶幾免於今之世矣。」⑤鄭超宗聞而笑曰：「閉門謝客，但以文自娛，庸何傷？」

近年緣讀禮^⑥之暇，搜討時賢雜作小品題評之，皆芽甲^⑦一新，精彩八面，有法外法，味外味，韻外韻，^⑧麗典新聲，絡繹奔會，似亦隆萬^⑨以來，氣候秀擢之一會也。

往弇州公^⑩代興，雷轟霆鞠，^⑪後生輩重趺^⑫而從者，幾類西崑之宗李義山，^⑬江右之宗黃魯直，^⑭楚之袁氏，^⑮思出而變之，欲以漢幟易趙幟，^⑯而人不盡服也。然新陳相變，作者或孤出，或四起，神鷹掣鞵而擘九霄，^⑰天馬脫轡而馳萬里，即使弇州公見之，亦將感得氣之先，發「起予」^⑱之嘆。白樂天有云：「天下無正聲，悅耳即爲娛，」豈是之謂耶？

超宗曰：「吾儕草土，豈敢洋洋浮浮，批判先覺，^⑲但古豪雋必有寄，如皇甫湜，^⑳杜預癖，^㉑柱下之五千言，^㉒毘耶之四十九年法，^㉓即至人累世宿劫，^㉔不能斷文字緣，況吾輩乎？嘗反覆諸賢文，一讀之蠲愁，再讀之釋涕，三讀之

不覺呻吟疾痛之去體也。其庶幾大祥之援琴乎哉！^⑤

余曰：寧唯是？^⑥開元^⑦中，將軍裴旻^⑧居喪，詣吳道子^⑨請畫鬼神於東都天官壁，以資冥福。答曰：「將軍試爲我纏結^⑩舞劍一曲，庶因猛厲以通幽冥。」旻唯唯。脫去縗服，^⑪裝束走馬，左旋右轉，揮劍入雲，高數十丈，若電光下射；旻引手執鞘^⑫承之，劍透室而入。觀者數千人，無不驚慄。道子於是援毫圖壁，颯然風起，爲天下之壯觀。

鄭超宗，磊落俠丈夫，文章高邁，名流見之皆辟易；^⑬出其精鑒，選爲文娛，斯亦吳道子東都之畫壁耳。若康樂^⑭娛於清讌，玄暉^⑮娛於澄江，未足比於文娛之壯觀也。眉道人陳繼儒書於硯廬中。

① 璫，指宦官。秦漢中常侍兼用士人，冠皆銀璫左貂；後漢明帝以後，專用奄人，改以金璫右貂。故稱宦官爲璫璫，華飾也。丁卯，熹宗天啓七年；是年，宦官魏忠賢伏誅。先是，神宗萬曆間，無錫顧憲

成與高攀龍重修宋楊時東林書院，講學其中，聲氣甚盛。迨魏忠賢亂政，諸人力與撐柱；惟同類之中，賢姦糅雜，小人伺隙中之，一時黨禍大興，誅斥殆盡，籍其名頒示天下。迨忠賢伏誅，公論始明。故云：「往丁卯前，璫網告密。」

②董思翁，名其昌，字玄宰，號思白，松江華亭人。萬曆進士。

③文昌，神名，祀之主科舉祿位。此或言不欲使文字昌明也。

④天聾地啞，謂人之自然聾啞，不聞不語也。

⑤論語：「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陳句本此。

⑥讀禮，禮：「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古居喪則輟業，惟禮書之關於喪祭者則讀之。故稱居喪曰讀禮。

⑦芽甲，謂草木所發生之子葉也。韓維詩：「卽看春風撼芽甲。」

⑧法外，味外，韻外，並出佛書。

⑨隆，謂穆宗隆慶；萬，謂神宗萬曆。

⑩弇州公，謂王世貞，字元美，號鳳洲，又號弇州山人。其詩文與李攀龍齊名。攀龍歿後，世貞主文壇者二十餘年。標榜復古，有「詩必盛唐，文必西漢」之論。

⑪鞫，疑當作訇。訇，音轟，大聲也。韓愈詩：「訇然震動如雷霆。」

⑫躄，音繭，臍也。莊子：「百舍重躄而不敢息。」

⑬宋楊億與劉筠、錢惟演等唱和之詩，編爲一集，名西崑酬唱集。其詩大抵以李商隱、溫庭筠爲宗。義山，李商隱字。其詩感時傷事，頗得風人之旨。

⑭宋呂居仁作江西詩社宗派圖，宗派之祖

曰黃魯直。魯直，黃庭堅字。其詩學杜甫而自成一體。江右卽江西。⑤楚之袁氏，謂袁宏道兄弟

三人。⑥語出史記。喻袁氏欲奪弇州之席而主文壇也。⑦謂神鷹之脫臂鞴而上擊九霄也。

⑧論語：「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謂啓發己意也。⑨先覺，謂覺道最早也。孟子：

「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此指先輩而言。⑩晉皇甫謐「耽玩典籍，忘

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見晉書。⑪晉杜預修經籍，作春秋左傳集解。嘗對武帝曰：「臣有左

傳癖。」見晉書。⑫老子，曾爲柱下史，作道德經五千言。⑬毘耶，地名。亦作毗邪。維摩經：「爾

時毗邪大城中有長者名維摩詰。」維摩詰，菩薩名。按釋迦牟尼在迦耶山之菩提樹下，大有所

悟，遂四出說法，凡四十餘年。此云毗耶，卽指維摩詰。⑭至人，猶言聖人，謂其德至極之人也。莊

子：「至人無已。」劫，災阨也。佛經言天地之一成一敗，謂之一劫。⑮大祥，親喪祭名。禮：「父母

之喪，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清通禮：「是日喪主及諸子奉亡者之主入祭於廟，洒撤寢室靈

座等。」故俗亦稱除靈。句謂有如制終而得援琴之樂也。因眉公時正居喪讀禮，故以此爲喻。

⑯開元，唐玄宗年號。⑰裴旻，善舞劍，與李白歌詩，張旭草書稱三絕。⑱吳道子，字道玄，唐陽

翟人善繪事，稱畫聖。①時稱洛陽為東都。②纏結，謂結束衣服也。③縗服，喪服也。以麻布

被於胸前，三年之喪用之。④鞘，刀室也。⑤辟易，退避也。國語：「員不忍稱疾辟易。」⑥康

樂，謝靈運襲封康樂公，故有是稱。康樂，南北朝宋陽夏人。性好山水，肆意遨遊，所至輒為題詠，以

致其意。⑦玄暉，謝朓字。南北朝南齊陽夏人。文章清麗，善五言詩。嘗為宣城太守，故世稱謝宣城。

陶庵夢憶自序

張岱

陶庵國破家亡，無所歸止，披髮入山，駭駭①為野人。故舊見之，如毒藥猛

獸，愕窒不敢與接。作自輓詩，每欲引決，因石匱書未成，尚視息人世。然瓶粟屢

罄，不能舉火，始知首陽二老②直頭餓死，不食周粟，還是後人裝點語也。飢餓

之餘，好弄筆墨。因思昔人生長王謝③，頗事豪華，今日罹此果報，以笠報顛，以

簣報踵，仇簪履也④。以衲報裘，以苧報絺，仇輕暖也⑤。以糞報肉，以糲報粳，仇

甘旨也⑥。以薦報牀，以石報枕，仇溫柔也⑦。以繩報樞，以囊報牖，仇爽塏也⑧。

以煙報日，以糞報鼻，仇香豔也。以途報足，以囊報肩，仇輿從也。種種罪案，從種種果報^⑨中見之。雞鳴枕上，夜氣方回，因想余生平，繁華靡麗，過眼皆空，五十年來，總成一夢；今當黍熟黃梁^⑩，車旅蠹穴^⑪，當作如何消受？遙思往事，憶卽書之，持向佛前，一一懺悔。不次歲月，異年譜也；不分門類，別志林也。偶拈一則，如遊舊徑，如見故人。城郭人民，翻用自喜^⑫。真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矣^⑬。昔有西陵腳夫爲人擔酒，失足破其甕，念無所償，癡坐佇想曰：「得是夢便好！」一寒士鄉試中式，方赴鹿鳴宴^⑭，恍然猶意非真，自嚙其臂曰：「莫是夢否？」一夢耳，惟恐其非夢，又惟恐其是夢，其爲癡人則一也。余今大夢將寤，猶事雕蟲^⑮，又是一番夢嚙。因嘆慧業文人，名心難化，政如邯鄲夢斷，漏盡鐘鳴^⑯。盧生遺表，猶思摹搨二王，以流傳後世，則其名根一點，堅固如佛家舍利^⑰。劫^⑱火猛烈，猶燒之不失也^⑲。

①駮，同駭。列子：「子列子之徒駮之。」 ②首陽二老，謂伯夷叔齊。殷亡，居首陽山，采薇而食。

③王謝，六朝王謝，世爲望族，猶言富貴之門第也。 ④笠，簣，皆竹製之具，以爲冠履之用。 ⑤衲，

僧衣曰衲，謂百衲衣也。苧，麻也。絺，細葛布也。 ⑥藿，草名。又，豆葉也。糲，粗米也。粳，音張，食米也。甘

旨，味之美者。韓詩外傳：「鼻欲嗅芬芳，口欲嗜甘旨。」 ⑦薦，臥席也。莞曰席，藁曰薦。 ⑧繩樞，

以繩係戶樞；甕牖，以甕爲窗牖，貧者之居也。爽塏，高燥之地也。左傳：「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

可以居，請更居爽塏者。」 ⑨果報，佛家語。謂種因若善，卽報以善果；種因若惡，卽報以惡果。是

也。 ⑩黃梁，事本唐沈既濟枕中記，略云：盧生於邯鄲逆旅遇道者呂翁，翁授以枕，曰：枕此，當令

子榮適如意。時主人正蒸黃梁，生夢入枕中，極人間之富貴。及醒，黃梁尙未熟。怪曰：豈其夢寐耶？

翁笑曰：人世之事，亦猶是矣。 ⑪車旅蝮穴，事本唐李公佐南柯記，敘東平淳于棼夢入蟻穴，與

枕中記大略相似。 ⑫此本搜神後記丁令威事，略云：丁令威學道於靈虛山，後化鶴歸遼，集華

表柱云：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塚壘壘！ ⑬癡人說夢，

冷齋夜話：僧伽龍朔中遊江淮間，其迹甚異。有問之曰：「汝何姓？」答曰：「姓何。」又問曰：「何

國人」答曰：「何國人。」唐李邕作碑，不曉其言，乃書傳曰：「大師姓何，何國人。」此正所謂對癡人說夢耳。

④鹿鳴宴，科舉時，鄉試揭曉之翌日，宴主考同考執事各官及鄉貢士，曰鹿鳴宴。唐時宴鄉貢用少牢歌鹿鳴之章，故有此稱。

⑤雕蟲揚子法言：「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後世言作文之事，恆引此語。

⑥邯鄲夢斷，卽指「黃粱夢」事。

⑦舍利，釋迦旣卒，弟子阿難等焚其身，有骨子如五色珠，光瑩堅固，名曰舍利子，因造塔以藏之。

⑧劫，災厄曰劫。佛言天地之一成一敗，謂之一劫。

⑨本篇應參看自爲墓誌銘。

西湖夢尋序

張岱

余生不辰，闊別西湖二十八載，然西湖無日不入吾夢中，而夢中之西湖實未嘗一日別余也。前甲午丁酉兩至西湖，如湧金門，商氏之樓外樓，祁氏之偶居，錢氏余氏之別墅，及余家之寄園，一帶湖莊，僅存瓦礫，則是余夢中所有者反爲西湖所無。及至斷橋一望，凡昔日之歌樓舞榭，弱柳夭桃，如洪水淹沒，百不存一矣。余乃急急走避，謂余爲西湖而來，今所見若此，反不若保吾夢中

之西湖爲得計也。因想余夢與李供奉①異。供奉之夢天姥，②如神女名姝，夢所未見，其夢也幻。余之夢西湖也，如家園眷屬，夢所故有，其夢也真。余今僦居他氏已二十二載，夢中猶在故居。舊役小僉，今已白頭，夢中仍是總角。③夙習未除，故態難脫，而今而後，余但向蝶菴岑寂，蘧榻紆徐。④惟吾舊夢是保，一派西湖景色猶端然未動也。兒曹詰問，偶爲言之，總是夢中說夢，非魘卽嚙也。余猶山中人歸自海上，盛稱海錯之美，鄉人競來共舐其眼。嗟嗟！金齏瑤柱，過舌卽空，則舐眼亦何救其饑哉？第作夢尋七十二則，留之後世，以作西湖之影。

①李白，嘗於玄宗時供奉翰林，故稱李供奉。②天姥，山名，在浙江新昌縣東五十里。李白有夢

遊天姥吟詩一篇。③總角，男女未冠笄者之稱，謂總聚其髮而結束之也。詩：「總角卯兮。」

④蝶菴，蘧榻，俱言夢境。莊子：「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

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

寓山注①小序

祁彪佳

予家梅子真②高士里，固山陰道上③也。方干④一島，賀監⑤半曲，惟予所恣取，顧獨於家旁小山，若有夙緣者，其名曰「寓」。往予童穉時，季超止祥兩兄，以斗粟易之，剔石栽松，躬荷畚鍤，手足爲之胼胝。予時亦同拏小艇，或捧土作嬰兒戲。迨後二十年，松漸高，石亦漸古，季超兄輒棄去，事宗乘⑥止祥兄，且構柯園爲菟裘⑦矣。捨山之陽，建麥浪大師塔，餘則委置於叢篁灌莽中。予自引疾南歸，偶亦過之，於二十年前之情事，若有感觸焉者，於是卜築之興，遂勃不可遏。此開園之始末也。

卜築之初，僅欲三五楹而止，客有指點之者，某可亭，某可榭，予聽之漠然，以爲意不及此。及於徘徊數四，不覺向客之言，耿耿胸次，某亭某榭果有不可無者。前役未罷，輒於胸懷所及，不覺領異拔新，迫之而出。每至路窮徑險，則極

慮窮思，形諸夢寐，便有別闢之境地。若爲天開。以故興愈鼓，趣亦愈濃。朝而出，暮而歸，偶於家穴^⑧，皆於燭下了之。枕上望晨光乍吐，卽呼奚奴駕舟，三里之遙，恨不促之於跬步。^⑨ 祁寒盛暑，體粟汗浹，不以爲苦。雖遇大風雨，舟未嘗一日不出。摸索牀頭金盡，略有懊喪意，及於抵山盤旋，則購石^⑩材，猶怪其少，以故兩年以來，橐中如洗。予亦病而愈，愈而復病。此開園之癡癖也。

園盡有山之三面，其下平田十餘畝，水石半之，室廬與花木半之，爲堂者二，爲亭者三，爲廊者四，爲臺與閣者二，爲堤者三。其他軒與齋類，而幽敞各極其致；居與菴類，而紆廣不一其形；室與山房類，而高下分標其勝。與夫爲橋，爲榭，爲徑，爲峯，參差點綴，委折波瀾。大抵虛者實之，實者虛之；聚者散之，散者聚之；險者夷之，夷者險之。如良醫之治病，攻補互投；如良將之治兵，奇正並用；如名手作畫，不使一筆不靈；如名流作文，不使一語不韻。此開園之營構也。

園開於乙亥之仲冬，至丙子春孟，草堂告成，齋與軒亦已就緒。迨於仲夏，經營復始，榭先之，閣繼之，迄山房而役以竣。自此則山之頂趾，鏤刻殆遍。惟是泊舟登岸，一徑未通，意猶不慊也。於是疏鑿之工，復始於十一月，自冬歷丁丑之春，凡一百餘日。曲池穿牖，飛沼拂几，綠映朱欄，丹流翠壑，乃可以稱園矣。而予農圃之興尙殷，於是終之以豐莊與豳圃，蓋已在孟夏之十有三日矣。若八求樓，溪山草閣，抱甕小憩，則以其暇，偶一爲之，不可以時日計。此開園之歲月也。

至於園以外，山川之麗，古稱萬壑千巖；^①園以內，花木之繁，不止七松五柳。^②四時之景，都堪泛月迎風；三徑之中，自可呼雲醉雪。此在韻人縱目，雲客宅心，予亦不暇縷述之矣。

① 寓山注，書名。注猶記也。所記凡四十九則，名目雅致，茲備錄之：水明廊，讀易居，呼虹幌，讓鷗池，

香堤，浮影台，聽止橋，沁月泉，溪山草閣，茶塢，冷雲石，友石榭，太古亭，小斜川，松徑，櫻桃林，選勝亭，虎閣庵，袖海，瓶隱，孤峯，玉女臺，芙蓉渡，迴波嶼，妙賞亭，小巒峙，志歸齋，天瓢，笛亭，酣漱廊，爛柯山房，約室，鐵芝峯，寓山草堂，通霞臺，靜者軒，遠閣，柳陌，幽圃，抱甕小憩，豐莊，梅坡，海翁梁，試鶯館，歸雲寄，卽花舍，宛轉環，遠山堂，四負堂，八求樓。

①梅子真，名福，漢壽春人，王莽時棄家仙去。

②山陰，今浙江紹興，風景絕勝，世說王子敬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是也。

③方干，唐新定人，隱會稽之鏡湖，終身不出。

④賀知章，唐永興人，以曾授祕書監，自號祕書外監，晚節放誕，號四明狂客，勅賜鏡湖一頃，後終其地。

⑤宗乘，謂佛書也。

⑥菟裘，本魯邑地名，左傳：「使營菟裘，吾將老焉。」後因稱致仕退居之所為菟裘。

⑦穴，俗作冗，音戎，上聲，忙也。

⑧跬，音奎，上聲，司馬法：「凡人一舉足曰跬，跬三尺也。兩舉足曰步，步六尺也。」又跬步，謂半步也。禮：「故君子跬步而不忌，孝也。」

⑨庀，音庇，具也，治也。

⑩萬壑千巖，晉書顧愷之傳：人問以會稽山川之狀，愷之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

⑪七松五柳，唐鄭薰既老，號所居為隱巖，蒔松於庭，號七松處士。晉陶潛宅邊有五柳樹，因自號五柳先生，卽此句所本。



國家圖書館



001707625



2

籙